

年卷

第

2

第

4

期

9

婦女文化

本 期 要 目

冷冰冰的學風.....	雨 初
二十六年度的政府預算.....	吳元黎
日本觀感.....	謝冰心
關於彈詞.....	王德箴
印度女青年.....	李曼瑰
她改變了東倫敦.....	許令德
良家女子.....	賽珍珠
賣女.....	吳元俊
八年記(長篇連載).....	陸勉餘
生活綫上.....	陶 冰

第二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南京圖書館藏

康年儲蓄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康年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中一八六號

康年儲蓄銀行有限公司

本銀行額定資本貳百萬圓
專營銀行一切業務尤注重
儲蓄存款活期來往存款
定期存款及華僑匯款

中國康年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本公司備足保證金專營
男女及幼孩人壽保險
生意信用素著賠償快
捷期滿厚利辦事通融
電報掛號：CHRONIC, HONG KONG
電話號數二〇八九〇

本社徵文啓事

本社爲鼓勵婦女寫作，特舉辦徵文競賽，
敬希 各界婦女踴躍應徵。

婦女文化月刊社第二次徵

文辦法

- 一、應徵資格：凡屬職業婦女均可投稿
- 二、題目：我的工作經驗
- 三、字數：三千字至八千字以語體文爲限
- 四、獎金：取錄文稿除在本刊陸續發表外，
，并致

第一名獎金十二萬元

第二名獎金十萬元

第三名獎金八萬元

三名以外者，如經本刊採用，當按稿
酬標準致送稿費

五、截止日期：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卅一日

六、揭曉期：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在本刊二

卷八期揭曉

（外埠以郵裁爲憑。）

婦女文化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民國三十六年
六月三十日出版

冷冰冰的學風..... 雨 初 (二)

三十八年度的政府預算..... 吳元黎 (三)

日本觀感..... 謝冰心 (四)

戰後日本婦女之組織..... 本刊資料室 (五)

關於彈詞..... 王德歲 (六)

印度女青年..... 李曼瑰 (一〇)

一個昨日的美國婦女看今日的美國婦女..... 段 雨 (一二)

她改變了東倫敦..... 許令德 (一四)

美國前進刊物的女政論家..... 午 言 (一六)

達耶克——北婆羅洲的土人..... 王文漪 (一七)

從家庭婦女說到外交官太太..... 昭 (一八)

良家女子..... 美·賽珍珠作 張雯譯 (一九)

賣 女..... 吳元俊 (二四)

八年紀 (長篇連載)..... 陸勉餘 (二六)

生活綫上..... 陶 冰 (二八)

女店員的悵鬱..... 藍 年 (三二)

活躍的正大女同學 (通訊)..... 邵 斯 (三三)

問婦女進修會的組織 (信箱)..... (三四)

美國雜誌春秋..... 本刊資料室 (三六)

春常在..... 王文婉 (三五)

文 摘.....

科學與民主.....

無線電的發明人馬可尼.....

我們終於沒有離婚.....

雜 俎

詞四首.....	寄 庵 (二七)
羅斯福的遺產.....	岑 子 (三九)
科學新發明.....	全 (四〇)
謎語四則.....	琴 (三九)
讀者來鴻.....	歐陽艾靜 (三四)

冷冰冰的學風

雨 初

近來學潮熱，競選熱，物價高漲熱，賭風舞風熱，「倒」風「反」風熱。而學風却是冷冰冰的。其實在這亂紛紛的國家裏到底還有沒有學風呢？現在國人的大欲，似乎只有升官與發財，不存這個欲念，或達不到這大欲的，則滿肚牢騷，滿嘴譏諷，能淡泊明志，澹靜致遠者幾希。而「絃歌不絕」，「三月不知肉味」的空氣，更相去遠矣！連在知識園地的學府，學風也淒清地苦伴着幾個可憐的書呆子躲在圖書室裏，吹不起勁兒來！這號稱文物之邦的老大古國，素以書香氣自豪。到如今書香却被名位利祿，銅臭與腥羶的烏烟瘴氣了，學問給打落冷宮。嗚呼！

我以為人生的三件大事，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知識，第三是人格。而知識却是人格的基礎，也是生存的工具。無論你提倡物質文明也好，精神文明也好，總不能脫離知識與學問，這並非過份估量「學」的價值。柏拉圖認為知識即是智慧。孔子說的道德文章，顯然是算學與德并重。學問達到最高的境界，也就是達到聰明智慧與人格的最高峯。惟有追求學問，人心纔能甯靜，欲念纔能淡薄，而眼光也纔能看得遠，看得清楚。惟具有求知的精神，纔能够不計算收穫，孜孜不息的埋頭苦索。也惟有這種愛好學問的勁兒，纔能够開墾學問與發明的園地，產生文化的花朵。

為着滿足求知欲，為着從學問裏發掘出更美更善的真理，為着創造理想的世界，歷代都有不少所謂書呆子的，迷頭迷腦在書堆中，在思想裏生活。從前讀修身課本，有「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垂帷，家園絕跡」的故事，甚或懸樑刺股的發奮求學。有人便覺得這些古人未免太饒，一味鑽性破書爛紙，不懂得生活。但是，歷代的學術，歷代的發明，都由這些傻子創造出來。歷代的文化史頁也是由這班傻子填寫充實。這種傻子愈多，則學風愈旺；學風愈旺，則文化成績愈增加。歷史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時代，莫不以學風，莫不以學術的成績去決定它的盛衰強弱。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的全盛時期，也就是學術文藝的全盛時期。我國漢唐最稱富強，隆譽震天下，光彩照古今。為什麼呢？非兵力財富也。「漢學」「唐詩」，足以致之。我們可以大膽的決定：好學的風氣是人類文明的命脈。這殘命脈一旦停止，人類的生命也就宣告壽終正寢！

目前我國的學風如此冷靜，學術如此落後，國人的大欲如此膚淺。文化的花朵如何產生出來？國家的命運將陷到什麼田地呢？這真叫憂國憂時之士欲哭無淚！聖經上頭載有一段故事：古時所多馬，蛾摩拉城的人民罪惡滔天，上帝要降天火去燬滅他們。亞伯拉罕替他們祈求上帝開恩。上帝說假如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他可以不多毀滅這兩個城。但是城裏那兒有五十個義人？後來上帝減價，只要有十個義人，他也肯保存他們了。可是十個義人也沒有呀！結果這兩個城的人便盡為天火所焚燒。

現在我們這個版圖寥闊，人口衆多的中國，有多少個義人呢？我認爲所謂義人，就是好學的，有修養的，有理想的，有人格的人。豈是連五十個，十個義人也沒有嗎？即有五十個十個還是不夠的。但這五十個，這十個却在那裏呢？看今日的情形，我恐怕中國的命運已到了懸崖勒馬，千鈞一髮的最後關頭，即上帝不拿天火來燬滅我們，我們也會自己燒死自己！好學的義人！起來呀！五十個也好，十個也好，挺立起來，洞開知識之門，將冷冰冰的學風，重新煥發，拯救中國文化的危機！

卅六年六月二十日南京，鼓樓。

三十六年度的政府預算

吳元黎

前些日子報載財政部俞部長在國務會議中報告本年度政府總預算的增加問題，據稱截至五月初止，政府已支出五萬餘億，原定為九萬餘億之總支出，實際上恐至年終時，將達十八萬餘億之多，若更加二萬億預備費，總數當為廿萬億，收入方面則稅收，國營事業利潤以及敵偽產業與剩餘物資之出售等項可增加至十萬億，因外匯牌價改訂後各項尚差約三萬億，須另謀彌補辦法。

吾人現可就上述數字略事檢討。

若一至四月份期間共支出五萬億，平均每月支出二萬二千五百億，事實上至四月份中物價不斷過漲，故四月份支出絕對不止一萬二千五百億，為計算便起見，姑且假定四月份支出為一萬五千億，如是則若自五月份起仍按平均每月一萬五千億計算，本年度支出當需十二萬億後者與已支出數合計為十七萬餘億，適與俞部長宣佈之數字相近。

然而上述計算方法實有需要考慮之處，蓋計算中每月支出係根據一至四月份之支出數字，在支出項目不變之假定下，同時復假定一般物價水準不變，兩項假定俱有不切實際之患。

第一、物價在現狀下仍有不斷上漲之趨勢，假定物價每月上漲僅百分之十，則四月份需要一萬五千億之用途，五月份即需一萬六千五百億，如此類推，至本年十二月即需三萬二億餘，五至十二月八個月中共需十八萬八千餘億而本年總支出將近廿四萬億。此數是否過高或過低，當視(甲)物價每月之上漲率是否為前一月物價百分之十；(乙)四月份實際支出是否較估計中之一萬五千億高或低，茲分別檢討之於下

(甲)根據中國經濟研究所之上海批發物價指數，本年物價每月遞增率如下：

二月份	7.9%
三月份	4.4%
四月份	20.4%

二月中因金潮關係，物價較一月暴漲，三月之上漲率雖較少，乃至四月復趨猛烈，故若物價不能穩定，全國以每月百分之十之累進率實不可以謂之過高。

(乙)假定政府每月實際支出與物價之增減成正比例，若一至四月中共用去五萬億，X為一月份支出數 $\times 1.3 + 1.1 + (1 + 0.73)$

十.73(1+0.04) + (1.73 + (1.04)(1+0.20)) - 0.74 四月份支出等於 1.73(1+0.04)(1+0.20) × 0.74 = 1.59 萬億，即約等於一萬五千九百億。假定全國物價指數按上海批發指數略低，則前面假定之一萬五千億仍不失為一可作簡略計算根據之數字。果如是則五月份支出至少當為一萬六千億。

等二、支出項目或尚有增加之可能。今姑就最近之公務員待遇調整一事論，據政府公佈數字，每月需款約三千億。至本月份起至年終計需二萬四千億左右。即使此項款額百分之五十係由其他項目中節約而得，支出增加淨額恐不至少於一萬億。若每三個月調整一次，則年終結算勢難止於此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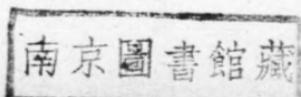
以上僅就公務員待遇調整一項而言。倘若此外尚有其他額外支出項目，則本年度決算時，總支出極可能在二十五至二十七萬億左右。即為原來預算之三倍，或且過之。

支出如此，試看收入方面如何。

根據俞部長之報告，稅收及國有事業盈餘等項可收入十萬億。敵偽產業出售因有以美金估價者，美金牌價更改後可增收二萬餘億。此二項似無估計過高之嫌。然而公債收入似難達四萬八千億之數。第一、美金公債及庫券係分期發行。截至本年底止，為時僅九個月。加以購買者並不踴躍，故估計時不宜將其總數作三萬六千億以上。果如是則全年總收入將為十五至十六萬億。若同時支出為二十七至二十五萬億，收支間可能差額最高可至十二萬億，最低亦可至九萬億。

預算之不平衡至此已臻極點。如何籌措此九萬億至十二萬億巨款遂成一極大問題。概括言之最適當之方法不外(一)增加稅收，(二)發行長期公債。

在目前稅收過低可能原因不外(甲)徵收地域受限制，(乙)納稅者漏稅，(丙)收稅人中飽，(丁)已有稅捐稅率過低，(戊)納稅額依值或收入計算者，基本數係根據去年物價或收入，故稅收不能與物價並進，(己)稅種類項碎者多，而主要者未必已顧及一切可能稅源。至於公債方面，目前政府缺乏控制市場(美文及拾捐均不要了)之工具，故若能發行易於買賣之公債，對政府之財政設備極有裨益。然而發行公債必須注意及目標和對象，更不能不顧及信用問題。物價過漲與預算不平衡既是互為因果。稅收與公債則可以相輔相成。如何使二者配合起來，與從何時何地下手，筆者於此只能先將這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簡單分析如上，願與讀者共求解答。



日 本 觀 感

（冰心女士乃本刊編輯顧問，去秋偕其夫吳文藻先生赴日。吳先生係駐日代表團文化組組長。最近冰心女士回國參加參政會議，發表對日言論，極具心得。本文是她五月二十九日在青年團中央團部的演講辭——編者）

戰後的日本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在日本的時候，我常常想什麼時候有機會將戰後的日本告訴我國青年。今天實現了我多時的希望了。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由上海乘飛機到東京羽田機場。到的時候，不過是晚上八點鐘，可是路上除了美軍和美軍車之外，看不見一個人，也聽不到一輛車。冷靜得很。第二天坐了一輛車到東京各處看看，覺得東京受到戰爭的破壞，可以說遠在重慶以上。美國對東京的轟炸，非常有計劃，非常徹底。凡是可以利用的建築，都沒有破壞，否則，都炸的炸，燒的燒了。這麼大的一個東京，只剩下幾十所大建築物和文藝區及國會。

第一先說說日本的衣食住行，現在這些都成了大問題。住的方面：因為房子都炸毀燒光了。我有一個朋友，他一家八口，只能擠在六條蘆子的房間裏。連燒剩的銀行保險櫃裏也都要住人。因此，大多數的人住在郊外。行的方面：也成問題。人多住在郊外，日夕往來郊外城中，車中的擁擠，在車停了的時候，人擠出來多，你簡直不相信那車子竟能載這許多人。所以地下鐵道常常有擠死人的事情。食的方面：更是可憐。當天不一定能買到你所需要的東西。常常在有空的時候便要儲藏起來，以應急需。衣的方面：可以說人人都是衣衫襤褸。就是五月三日，日本天皇接受民眾歡呼時所穿的衣服，也很陳舊。至於教授學生們，都是穿的破舊衣服，稍為有一雙像樣的鞋子，都要留待見貴賓了。這是日本城裏的一般生活。

日本的農村，比較城裏好一點。那裏有米，有生產，人們的生活比較稍為舒服，城裏人常常用他們的東西到農村去換取農產品，所以

農人對於奢侈品也有機會用到了。

其次說到日本的人物，在那交沒有恢復以前，沒有外國人可以自由到日本去，我是以中國駐日代表眷屬資格去的。因此我是頭一個文人和他們見面。

日本婦女——日本婦女非常可愛，可是也非常可憐，她們在家庭中沒有地位，致於社會政治方面，更是如此。縱使有，也等於裝飾品！試舉幾個例子：東京的婦女刊物，如「主婦之友」和「婦人公論」等主編者都是男人，我問他們，婦女的刊物為什麼不讓婦女自己編，再問他們怎麼知道婦女所要說的是什麼？所想的是什麼？所要做的的是什麼？所要求的是什麼？他們都笑而不答，我在這靜默當中意味到她們的意思——男人要婦女想什麼她們就想什麼，男人要她們做什麼，她們就做什麼，的確，連經綬服裝，烹調飲食，都給男人控制了！

有一天，有兩位女議員來看我，她們由男議員領來。她們獻花獻果之後，便很恭敬地坐下，默然不語，我便先發問，可是都由男議員代答，我很驚奇，我想也許她們也是男議員帶她們來的。

還有一個例子，我認識一個家庭，太太是美國留學生，她告訴我：結婚這幾年來她和她丈夫不會談過一句關於知識的話，問她原故，她說，日本丈夫和妻子只談柴米油鹽，從不談關於知識學問的。日本自在盟軍管制之上，教育制度改成了六六四制。那就是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四年。同時開放大學，招收女生。可是男生竟不熱心。這和我國五四運動的情形相反。我在日本，常常為婦女說話。我說：日本軍國主義把國家弄到今天這個地步，都是因為婦女沒有地位，不能說話。男人只是孤意獨行的往前進。多少年來，日本像一個入，只用一條腿往前跳，所以有今日的結果。此後，日本人應當改變婦女地位，相輔而行，像一個健全的人，用雙足一步一步向前邁進。是的，我替日本婦女說出了她們不敢說的話。

謝 冰 心

日本學生——日本學生很可愛，和普天下的青年學生一樣，臉上流露着可愛的天真誠懇。這是一張文化險。我常常和他們說，我不能否認是會恨過日本的，因為在中國我所見過的日本人，都是野蠻橫暴的軍人。當今日，我才真正的看見日本人，見到日本的文化人。其實東亞人應當共謀東亞所應走的道路。假如有一天，能將中日的青年學生，會在一起，同攜共進，那樣東亞才有和平，才可免除危險！我們不應抱復仇心裏，因為這樣，倒反迫日本青年踏上另一條路了。我們應多多公開通信，我們也應有這種聯絡。

日本教授——來訪我的多是懂中文或英文的。後來也有不懂中文的教授來談。他們確是日本的國粹，有禮貌，謙虛，肯靜聽別人說話。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很有心得。西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圖書館也很大，單是中國書就有十五萬冊。我看見這樣，一方面很高興，同時也很難過。高興的是還有這麼一塊乾淨土，能够保存這些圖書。難過的是我們自己中國許多的圖書館都被破壞了。他們也表示遺憾抱歉。希望中國人能瞭解他們。我對他們解釋說：中國人恨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並不是恨日本人啊。

第三談談日本的山山水水。日本山水具體而微。它的好處是在人工。日本每一個國民都知道如何培養樹木花草，沒有人糟塌它。他們喜愛郊遊，野食。他們走的時候，必將果皮餅屑紙片收拾帶走。而且秩序很好，處處安靜，並無嘈雜喧嚷的煩擾。所以一切風俗特別端雅雅緻，幽靜。說到日本人喜歡的顏色，也是暗淡的，什麼都是灰白黑三色。絕不見大紅。縱有紅色，也是朱紅，十分刺目。日本最有名的櫻花，色淡白，遠聞易謝又不結果。這是不適合我們中國人之愛好的。第四說到華僑華僑的地位比較前高多了。待遇比較日本人好，實物配給也較多。中國駐日代表團為盟國管制委員會中集體之一。辦公人員有一百多人，連眷屬有二百多人，大家都很緊張快樂。因為工作都是對外——對美對蘇對英對日——所以都極小心。工作分爲四組：軍事組、政治組、經濟組、教育文化組。團中的青年軍官，他們是受美國軍事訓練的。他們的工作和一切表現，都受盟國管制的尊重。總之，日本是戰敗了。他們正在投降。現在盟國管制下，漸漸趨向民主了。可惜我們戰後還在打仗。要不然，日本人還要加倍。敬慕我國，有人怕日本復興，要提防她。我覺得不然。日本復興不可怕，所可怕的我們不復興！我們懷去仇恨的心裏，關心日本可愛的青年。偉大的人，總是先伸出同情的手的。他們兩國青年應共同努力謀取東亞所應走的路。（宜文記）

戰後日本婦女之組織

本刊資料室

日本戰後的婦女組織，是在停戰後的八月底，由舊「大日本婦女會」，「產業報國會」，及宗教團體職業區域等各方面的有志者發起，成立了「戰後對策婦人委員會」，「新日本婦人同盟」。

未幾，繼起「新日本婦人同盟」而起者，有「日本婦人協力會」，會長爲宮城氏，目的在婦女界之政治啓蒙，主辦者大部分皆係舊日婦幹部積極協力之輩，有一官吏界團體之稱；但不數月即而解散。

去年（一九四六年）婦女界智識階級則有「婦人民主俱樂部」之成立，這是經參事總司令官民事情報教育特中尉之獎勵而組織的，最初爲加藤靜枝、宮本合子、羽仁說子等八氏之合議制，旋即有所變更，現委員長爲松岡洋子。

去年底，該俱樂部之姊妹團體民主保育聯盟產生，（中心人物爲羽仁說子）爲解決保育問題而活動。

本年（一九四七）四月二十六日，民主婦人協會產生，中心人物爲山川菊榮，這是由民主人民聯盟婦人部內提倡，沿濟民主人民聯盟線，喚起未組織的婦女們，發刊「新日本婦人」。

以上大概爲停戰後新起的婦女團體之主要者，其他原有團體如明治以來堪誇傳統的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基督教女子青年會，以及戰時均陷於閉店休業之狀態。

因停戰後即撤廢治安警察法（禁止婦女加入政黨者），公認婦女自由加入政黨，於是無論五大政黨以至於諸小政黨皆有許多婦女參加，以黨員資格而活動。

勞動協會，農民協會方面也有多數婦女參加，與男人同樣地關於經濟方面揭起各種要求而活動，五、一勞動節，以至於二、一之同盟罷業，及其他之同盟罷業，皆有婦女參加。日本民主主義婦女大會，女性保護會自去年至今，在東京有個婦女大會，國際婦女大會，皆爲東京都各婦女團體共同主辦，這些大會，組合（各業各團體）關係的婦女們也多數參加。

學術研究團體本年則有大學婦人協會成立。這是由日本之美國女留學生集合的美國大學婦人協會之日本支部發展而成的。指望打破日本女子教育之封建性，而確立真正的民主教育。

過渡時間之婦女問題研究所，則已脫去婦女問題之資料蒐集之域，進而以婦女問題調查研究之機關，本格的作再起躍的準備，或自由地組織地域團體，爲理想而奮鬥。（以上資料是謝冰心女士從日本帶回來的特交本刊發表——編者註。）

關 於 彈 詞

王德箴

那個少女不會讀過幾本彈詞呢？後花園裏的幽會，姦姦如花，郎才似錦，在情投意合之下，訂了終身，有的也許是父母之命；以後男的進京投考，女的或為權貴所覬覦，或為雙親所逼迫，婚姻上發生變化；她不得已女扮男裝，逃到社會上，憑着自己的才能，創造一番事業，或者她義烈可風，身懷匕首以刺捕奸，終得團圓美滿，衣錦榮歸。這種幻想式的美麗境界，深深地打入少女的內心。在綠燈紅的西紗窗前，讀着「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故事，少女們不由自主地幻想自己是左儀貞，是孟麗君，是姜德華，她們願望着這些女主角的才貌和聰慧，期待着有如章郎君來做她們的終身伴侶，雖然婚姻經過一些波折，總會烟消雲散，明月當空，她們決不會到徐娘半老，才慶團圓，她們的出走，受難，大多在十六七歲時候，廿一二歲時已經又重着女裝，成了絕代佳人，安享閨房幸福了，這是何等理想！試想十六七歲的女孩，能有多少學問？能有多少毅力，竟能做起明堂大人來？還有，彈詞裏的男女主角，都必是盡善盡美的人物，才貌不必提，道德人品，亦必是可敬可佩——除掉納妾一節，為舊社會裏所允許，而男主角可以放縱外，他對於如花的妻子，還是溫柔體貼，相敬相愛的。多妻是中國傳統的風俗，所賣之男子者，是雨露均勻。所賣之女子者，是寬宏賢慧，彈詞裏的人物，好像都是彬彬有禮，情感融化在理智中，只奏着流水的音調，而不起波瀾，所以家庭中婆媳親熱，妻妾相安，今人所認為不合的事，彈詞中偏偏標榜。

這種不合情理，不切實際的描寫，反映出舊社會裏的人物典型和輕視婦女的觀念。中國人一向是相信性善的，論他們的真美善主義是否合理，他們確有着一個真美善的情懷。彈詞裏絕沒有像沙士比亞的易阿哥 Iago，權奸惡棍最後必遭處罰，或者天良發現，還象徵着社會上對於善良的崇拜。真美善是彈詞中女主角的化身，男子必是正直忠孝的人物，有才有識，能文能武；他必能飛黃騰達，光祖耀宗，他必定會榮華富貴，子孫滿堂，還是社會上所崇拜的典型人物，女子

呢？必定是貌如西子，才勝薛濤。真所謂「零樓書畫般般會，描龍刺鳳樣樣能」，四德三從，通今博古，終能輔佐丈夫，身登高位，又能廣容姬妾，燕燕于飛，如此賢能，怎不為社會上所豔羨！除却廣容姬妾一點外，那個女子不願做到這樣典型？可是舊社會裏的男女不平等，就在這點上赤裸裸的表現出來。舊社會裏的妻子，不僅管不着丈夫之納妾與否，還要勸丈夫納妾，以博取賢慧聲名，如「安邦志」裏的馮仙珠在訂婚時就把使女朱瑛秀送給未婚夫趙少卿了。「華生花」的姜德華死命的主要文少霞納憐娘情姐，又如玉劍絲裏的王淑仙和鄭如昭做好紅絲把華楚雲娶給丈夫謝玉輝，若說這只是彈詞上的人物嗎？清代通俗文學家汪端女士就曾請命翁姑為丈夫娶之納妾，并為營香腕樓使居之，社會上存在着這種風氣，怎能怪彈詞上有這種反映呢？在舊社會裏，女子是不能拋頭露面的，所以要出走，只好女扮男裝，南北朝時的花木蘭，宋代黃崇嘏已經想出這條妙計。好在古時男人是蓄長髮的，只要把靴子中塞點棉花就行了。著名彈詞中，除却「天雨化」和「錦上添花」外，如「安邦志」，「定國志」裏的馮仙珠，玉劍絲裏的謝湘娥，再生緣裏的孟麗君，筆生花的姜德華，無不是易髻為弁，才能和男子角逐頡頏，這和英國喬治依里奧 George Eliot 用男子名字來發表文章，一樣地是對舊社會一種屈服式的反抗。

現在讓我們談到彈詞本身。彈詞和通俗小說一樣，其來源是少受了佛教影響的。佛教徒因為傳道便利起見，將經典譯成「俗文」，「變文」，以韻語唱之，唱白兼用，如「目蓮救母」故事便是彈詞內濫觴。通俗小說發軔於宋朝，盛行於元明；彈詞則發軔於明朝，盛行於清代。萬曆間咸宜堂刻無名氏「仙遊」二種，其序云「昔有彈詞，警者以小鼓拍板說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婦女以被絃索，蓋變之較下者。」可見彈詞乃由變文而來，元代漸成雛形，明楊慎作廿一中彈詞，彈唱歷史大事，但無故事，無結構。讀起來無甚興趣。最早的彈詞

小說當推「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三部曲。相傳此三部是明代作品，但作者生平年代已不可考。有時代可考的最早一部彈詞是「天雨花」。在陶貞懷的自序裏，她註明是順治八年九月廿九日。卷末她又有兩句說：「彈詞萬本將充棟，此卷新詞迴出塵。」可見明朝彈詞之盛，惜今多散失，不可考。

有清一代的彈詞多為婦女所作，這是由於彈詞的內容偏於風花雪月，兒女情長，適合女子的情緒。同時，處在被社會歧視而困居閨閣中的才女們，雖談錦繡才華，或多家國感慨，也只有做點彈詞，消遣消遣，發洩一點鬱悶才氣。請看陶貞懷在天雨花的自序裏說：

「余生長亂離，遭時患難，每觀英雄之傳，慨然忠孝之才……家大人有水鏡知人之明，抱輞川卷卷之旨，惜余廢乏，許以論心，謂余有木蘭之才能，曹娥之志行，深可憐焉……寄秦嘉之札，選道參軍，情強操之痛，危樓思子。愛取叢殘舊稿，補綴成書……」

可見她愛國愛親懷夫悼子之情，盡寄託在彈詞曲中，無怪彈詞多有感人至性之描寫。況「茶熟香溫，風微月小，良朋宴座，促膝支頤」一曲彈詞也實是閨中良伴。

「天雨花」成於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作者陶貞懷女士是位命運多舛的才女，但有著憤世嫉俗的男性性格。她看明朝因循用宦官，殘害忠良而滅亡，所以作「天雨花」來推崇忠良，使忠臣不遭殺戮，這實是男主角左維明的生平。全書卅餘卷，一詞到底；以明朝為背景，描寫左維明英明多智，反抗魏忠賢之當權，長女儀貞，有父風，會因被劫為后，懷利刃以刺奸賊，終得遇救，嫁與伍郎，及至滿清覆明，維明聚全家，駕車至江心殉節，以明不事滿人之心，這種全忠履義的結局，是其他彈詞所無有的。歌歌孤忠反映出陶女士對明朝眷眷之懷，她以維明來名男主角，自不免有亡國之感。

天雨花的作者，既是「扶輪立紀」為宗旨，所標揚的當然是正人君子。一夫一妻，是天雨花內人物的特色，雖在慈威命威之下，左維明始終拒絕娶妾，這和玉劍緣等其他彈詞的諸夫大團圓不同。「天雨花」所標揚的正宗儒者，新婚的左維明，要進京投考，他母親勸他說

，「自古新婦房不空」，他却回答說：「常談俗語又何憑」，這是打破迷信的例證，為「天雨花」另一特色。

除「天雨花」外，最有這學氣的作品，要算邱心如女士的「華生花」了。但因為年代關係，只好先敘「玉劍緣」和「再生緣」這兩部曲。「玉劍緣」所述是晚宋時故事。男主角（謝玉輝與湘娥，容貌才華，不分軒輊。適朝廷選拔秀女，玉輝未婚妻薛美英與湘娥均被選中，玉輝乃男扮女裝，替妹入宮，以接近美英。途中遇曹燕娘，鄭如昭等同伴。時劉朱二妃爭寵，劉妃生子，朱妃欲害之，玉輝乃和美英等設法營救。因和如昭燕娘定下婚約，由玉輝改易男裝，抱小太子至榮王府中撫養他隨做了榮王世子的朋友結伴習武。湘娥改男裝後，冒充金府中應試，中了狀元，并入贅王丞相之女淑仙。後來事跡大明，玉輝同時娶了美英如昭燕娘淑仙四位美人，湘娥嫁了榮王世子。真是榮華富貴，享盡人間幸福。淑仙和如昭又為文夫娶了千嬌百媚的葉楚雲。不幸金兵入寇，玉輝奉命出征，為金帥明華公主，先鋒鄭貞卿所敗，不知下落，家中妻妾夫和闖了許多家務，作者對於瑣事閒情的描寫是很細膩而成功的。及至玉輝受仙人指示，習成兵法，大破金兵後，明華貞卿又同歸玉輝為妻，玉輝凱旋而歸，受了燕娘讒言，誤認如昭有不貞行為，偏偏如昭生下的兒子，和他一樣，他向如昭陪罪，可是如昭立誓不再和他同房。如昭所僱的乳娘陳秀素，文君新寡，暗暗地愛上了玉輝。她的髮情，種了再生姻緣。她便是「再生緣」裏的蘇映雪。玉劍緣共卅二卷。二百卅四回。作者生平不可考，但今本曾經香葉夫人改訂。

候夫人名芝，是嘉慶道光中人。從她弟子宋淑吉在「再造天」的序裏「候香葉夫人手訂彈詞四種」看來，她是專門改訂彈詞的。在再生緣自敘裏她也說：

至野史彈詞，代前人補恨，或恐往事無傳，強里俗之徵詞，付畫梨而并壽。余幼習翰墨，敢誇柳絮吟風，近抱采蘋，不欲筆花逞體。是以十年來拾遺章句，專改鼓詞：近改四種，錦上添花業已梓行，若再生緣傳鈔數千載，她無鑄本，因情作者發思，刪繁撮要……

她所改的四種，大概是「玉劍緣」，「再生緣」，「再造天」，和「錦上添花」。

再生緣，顧名思義，是王劍緣的後身。因為「玉劍緣」裏的謝玉輝有對不起鄭如昭的地方，所以在「再生緣」裏他就要受她的折磨。高才碩學的孟麗君竟做了未婚夫皇甫少華的老師。皇甫少華雖然疑心老師的面貌姣好看似未婚妻的模樣，但麗君已改男裝，位居宰相，而且是主試他的老師，怎能有些兒冒味呢？況且麗君爲他逃婚出走，而他也娶了仇人之妹劉燕玉爲妻，還有什麼顏面去尋麗君？當他因懷嫉麗君而得了相思病時，鄭明堂來看他，他那滿懷委屈而只敢口稱恩師的形狀，是全書描寫最精彩的地方。以文情而論，「再生緣」的確比「玉劍緣」感人的多，「再生緣」的男主角皇甫少華雖然最後也娶了三位妻子，但他還是個專情男子，他爲情敵劉奎壁鎖在花園中，預備放火燒死，多虧奎壁的妹燕玉營救，才得脫險，不得已定下婿約之約；後來燕玉進京尋夫，也曾受盡辛苦，他想起救命之恩，怎能不實踐婿約之實呢？但是他還是懷念麗君的，他和燕玉相約，不得與君，不與她同房，他爲了尋訪麗君，曾鬧得天翻地覆，那時的姊姊長華已做了元帝皇后，下令各地，按圖尋訪，有二女假充麗君，皆爲少華拒絕。後來終藉了長華力量，把麗君的男裝識破，可是元帝又愛上麗君，在一個雨夜，他喬裝去看麗君，希望她不承認是少華的未婚妻，他便可納爲妃子，專一的麗君終於誠懇誠懇地拒絕了皇上，這一段的描寫也是很動人的。麗君既愛少華，她所娶的梁素華自然也跟着嫁去，梁素華原是麗君乳娘的女兒蘇映雪，自幼和麗君閨房爲伴，美處多情，爲麗君試友，皇甫少華比武求婚時，她就一見傾心，私許隨小姐一同出嫁。及至劉奎壁害皇甫全家，冀娶麗君，麗君男裝出走，若蘇映雪以代。映雪憤恨亦以刺奎壁，不果，乃投身水中，爲梁鑑所救，納爲義女，改名素華，麗君走後，亦拜人爲父，參加考試，爲主考梁鑑所賞識，就爲義女素華招贅。新婚之夕，彼此識破，落得個名義夫妻，可謂無巧不成書了。書中最委屈的劉燕玉，她便是王劍緣裏的曹燕娘，因爲在前生她會害如昭，所以再生時她位居麗君之下。

再生緣的作者，相傳爲陳端生與梁德繩，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引「閩媛叢談」說：

「相傳唐陳勾山太僕之女孫瑞生女士，適范氏。培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論成，女士謝膏沐，讓再生緣彈詞，託名有元代女子孟麗君，男裝應試，更名鄭君玉，號明堂，及第爲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別風離鸞之感。曰：「培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後范遇救日，未至家而女士卒。許周生篤部與配梁楚生恭人，足成之，稱全璧。」

楚生便是德繩，爲冲泉司空次女，自幼隨父宦遊，足跡半天下，所以爲文有軒昂之氣。女通俗文學家汪端，便是她的外甥女，汪端早失恃，詩學成就，皆姨母教養之功，可見德繩是位心地仁慈，愛才若命的女子。陳端生因悲夫之室，憤而欲爲男子，爲夫爭光，所以她以孟麗君自喻，不平而鳴，文多傲慢，如再生緣第九回說：

「芸窗紙筆知多貴，祕室詞章得久遺，不願付刊經俗眼，惟將存稿見閨儀。」

德繩的語調就不同了，譬如第七十三回她說：

「填墳虛字何容算，草草完稿不甚思，真教空來無所事，偶然發不推辭，人方竟此相嘲笑，我亦情知是醇癡，如遇習音能改削，豈當一字拜爲師。」

可見她是因欣賞再生緣的作品，惜其半途而廢，隨興所至，使其完卷，并無誇張之意，如果有人爲她修改，她也是很樂意的，這也是她謙和的地方。後來果然有位候香葉夫人，把它修改成今本的廿卷，計八十回。相傳端生作至十四卷，餘六卷由德繩續成，成書年代，大約在乾嘉朝間，爲西歷一七五〇年左右。

「再造天」一名「續再生緣」說的是孟麗君之女飛龍慕武則天爲人，嫁爲英宗右妃，獨攬朝綱，傾覆王室，實是女性對於男性社會的一種反抗。請看她未入宮時，對則天的批評：

「唐朝不是武則天大權獨掌，若如高宗庸主行爲，則江山久已分崩……則天憐位改元，誅殺太過，但量才酌用，知人以明，實一代

英主。唐之後代主，誰能及之？且六十年完全全的，若是中宗，作廿年入下，則久為皇后諸人弄的如皇后矣。則天乃千古之奇人，豈昏君淫后之比！

這批評不失為公允之論，可惜她做了王后後，除了不似則天的廣納男寵外，遠不如則天之能任用賢才，所以許多事想起來很容易，做起来可能一力不從心。

經張香栗夫人改訂的彈詞，除「再游天」外，還有「錦上添花」，相傳作者為修月閣主人，其詳不可考，或即為香栗閣之誤。所述的是宋英宗時王曾與劉舜英的錦箋姻緣。王曾已是娶過妻的人，但因爲拾了舜英所題的錦箋，就牽了情絲。後來王曾中了狀元，舜英亦爲皇后殿試爲才人，又奉使至遼，還和「鏡花緣」的考女狀元，都是反抗封建社會的呼聲。舜英拒絕做遼王妃子，却甘心做了王曾的二夫人，王曾又娶了遼公主和高月英爲妾，故事文筆，都極平淡，以下還有「金冠記」，也不值得介紹。

最後，讓我們來看「天雨花」有着同樣價值的「筆生花」吧！這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姓字可考的女性。作「筆生花」的邱心如女士據譚正鵠考證是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七三年的人。生長淮陰，丈夫姓張，從書中每回的前幾句看來，可知她處女時的生活還值得回憶，請看她第一回中說：

「深閨靜處樂陶然，……最好光陰是幼年，掌上摺書欣賞度室中，姑嫂嫌少精嫌，未知世態辛酸味，祇有天生文墨緣，喜讀父書翻古史，更從母教嗜閑篇，大都倚閣吟香集，亦見懸壇噴錦翰……」

這是何等恬靜的閨秀生活！不幸嫁了一位書生，弄得貧病交加，請看她在第六回中說：

「一縱蹤跡理山百事乖，最可憐，多病猶收問寶鏡，良可嘆，療貧爲計資金釵，難則教，良人幼習儒生業，怎奈是，學淺才疏事不諧，到而今，潦倒半生徒碌碌，只落得，牛衣對泣嘆呼聲……」

最苦者，兒女嬌癡不解事，有時還，唧唧纏綿索錢來，賦更傷心，客盡先父悲長逝，渺渺音容隔夜台……情亦念同胞妹，賦柏舟，矢志冰霜撫幼孩……」

「死姊妹，母家是舊條極了。夫家又如此窘困，她已經是惟餘涕淚日連連，不料愛子天癆，親兒病亡，在這艱苦的晨光中，地斷斷續續地寫她全付心靈寄託的彈詞，真是紅顏薄命，情何以堪！請看她在廿九回中說：

「此集寫來言瑣瑣，今宵攪筆要收場，本已教千頭萬緒心。如此

更又此，第一明珠驚窺窺，正痛這，落落一春含淚過……不道親兒又寄亡……情關天性悲難已，力費經營願質償，爲此心煩重捲卷，得逢明日再許言。」

作者對手足的關愛，於此可以看出，所以在「筆生花」裏，她特別描寫姜德華三姊妹的感情。九華大概就是她最好的寫照吧？前面已經說過，「筆生花」是一部富有道德思想的彈詞，女主角文少霞雖然也是三妻二妾，但他對於原配姜德華是敬愛方分，始終不爽的。他娶慕容純娘和沈良規是時勢所迫，他納傅娘姐是奉德華之命。按書中的描寫他只有對德華才風流戀慕，溫柔體貼，其餘的人，不過是備位而已。他絕不願少卿或謝玉卿的處處碰壁。至於姜德華那更是女中聖人了。她不僅容貌才品，盡善盡美，更加立身端重，忠孝雙全。她換了男裝，立了功業，明之知道文少霞已經娶了慕容純娘却不檢孟孟對少華一樣地盛氣凌人，還裝以後，她還能離夫國門，不似馮仙球般的拿腔作勢。作者的用意，在第一回開端說得很明白：

「新刻再生緣一部，當時好者說相傳，文情脫約原不俗，韻藻風流是可觀，許過彈詞推冠首，只嫌立意負微塵，劉燕玉，終身并訂二從夫，怎難封，節孝夫人褒美焉……」

鄭保和，才容節操皆完滿，故事文章皆擅筆，但獨具辨何不孝，竟將那助勞天性一時指，閱當金殿辭朝際，辱父欺君太覺偏，實乃美中之不足，衆來說，人間百

事者爲先」

可見她是要創作幾個毫無瑕疵的人物的。在「筆生花」中，誠然的，沒有私奔的燕玉，沒有抵撞老父的麗君，女主角姜德華完美到不近人情的程度，這是作者意思的表現。不過，從彈詞的立場來看，似乎太單調了些，人物既嫌呆板，文辭亦不華麗，這是一筆生花」及「再生緣」的地方。

「筆生花」以明正德帝時代爲背景，敘述退休工部侍郎之女姜德華，經父母之命，與表兄文少霞訂婚，適朝廷選納秀女，德華爲好德所著，報入花名，不得已投河自盡，爲人救起。德華後花園之狐理精，因晉德華之孝，變成人形，替德華入宮，德華易男裝，應試中舉，位極人臣。少霞疑表妹失節，乃負氣出走，娶慕容純娘，至京又娶沈良規爲妻，妾媵純娘。經過一番曲折，純娘竟嫁了德華。及德華識破女裝，始大團圓結局。

其餘彈詞如「鳳雙飛」，「夢影緣」等，均與「天雨花」「筆生花」等大同小異。篇幅所限，不及一一介紹。總之，彈詞多爲女性作品，把女子的事業描寫得轟轟烈烈的原故，乃是女子內心對男性社會反抗的一種呼聲；誰說閨閣無才？請看看馮仙球，謝湘娥，孟麗君，姜德華這幾位驚天動地的女子！

印 度 的 女 青 年

— 印 遊 心 影 之 二 —

李曼瑰

我在印度所看見的女青年，一般而言，比不上我國女青年活潑，熱烈，前進，但有不少地方，却又似乎比我們進步。現在我仍依上次介紹印度婦女的方法，敘述我旅途中所遇見的幾個地方的女青年。

我們到德里的時候，全印學生會適在開會，數千青年於一堂，男女學生都有。但主持人中女學生很少，會場裏是男女分座的，其實也並非有誰指定什麼地方是男代表座位，什麼地方是女代表座位。但因男女社交並不十分公開，而在學校裏面，男女學生也不大交際，所以自然就是男的坐在一堆，女的坐在一堆了，因為我國代表團中有兩位是女的，所以女同學們都很高興，前來歡迎，但都有點生疏怕羞，而且平常對於中國的東西都知道的，想向我們討論中國的問題也不知道從那裏開始，全印學生會的組織，設有婦女部，負責這部的職員大都是德里大學的女學生。有一天早晨這班女青年領袖請我和陳詒同學吃茶，會約的約十餘人，都很誠懇，很恭敬，都很想知道關於中國的事情，不過還是羞赧文靜，不敢多言，我國女青年那種活潑的朝氣，在這羣女孩子中我是看不到的，但她們的天真誠懇和她們由衷的要跟中國人親善最令我感激。

這班女青年雖然都是男女同學，却不大鬧戀愛，這固由於印度一般社會風尚比較保守，女子雖入學校却仍不算很開放，而階級界綫分明，不同階級不通婚，更是男女青年社交的大障礙，印度教社會分四個階級，一是婆羅門，一是武士，一是商賈，一是賤民。莫說是婆羅門地位高氣盛，賤民地位低微絕無通婚可能，即武士與商賈，兩者在社會地位現在已無十分差別了，他們還是不要通婚。因此，一般而論，男女青年在學校內都不大敢談戀愛。有一次，我問一位婆羅門族的男學生在學校有沒有女朋友，他說：「我根本不敢交女朋友，因為我若要

結婚，必須由我父母選擇。假若我愛上的女子不是個婆羅門的話，我父親必定把我趕出家庭，不認我做兒子的。」他父親是個受新教育洗禮的律師，尚且如此，其他可知。

在孟買所見的女青年比德里的小姐們活動得多。我在孟買三天，認識最深的有三位女青年——夏家姊妹和柔塔小姐。兩位夏小姐一名萊蒂，一名巴柏拉，她們的父親是孟買一個大資本家，自己經營一個三百餘機的織造廠，曾做過孟買市長。我們在孟買時是散居政府要員家裏，陳詒同學和我就住在夏家。廣大的花園，三層樓的太廈，望海而立，樓下大廳可容百人，家具佈置，多仿西式。二樓中間仍是像樓下一樣大的廳堂，兩邊內室各三間，為她們姊妹的居室，父母兄弟分別住三樓的右右翼。另外還有一座樓房是三個女兒的住所。這對姊妹花，生長在這富貴家裏，養尊處優，真是金枝玉葉！人們總會想像她們必定很驕縱傲慢了，但一點也不。她們是甘地忠實的信徒，是國大黨女青年中的中堅份子。萊蒂對我說：她十幾歲開始認識國大黨革命的意義，她便遵守黨裏一切的信條和指示，她實行拒用洋貨，十年來她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用國貨。她母親和嫂嫂仍滿身英國綢英國紗，可是她姊妹的衣服全是印度土布。有一天我們要借她們的 Sari（印度長袍）照相，她們打開大櫃讓我們選擇。唉喲！裏面多少美麗燦爛的衣服，種種花式都有，但他們十年沒有穿過這些衣服了，因為都是用洋貨做的。

這兩姊妹在家庭的地位很高。三層大樓她們就佔據了中間一層，家裏許多地方都好像是她們作主。父親哥哥和三個侄兒都在工廠裏經營（侄兒年齡和她們相若，因她們的母親是繼室）母親多病，嫂子是——個舊式的太太，很順服，很謙遜。母親都不會說英文，她們姊妹的

英語都應對如流。姐姐精明幹幹，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有閩秀風味。妹妹擅長文史，有主見，較沉靜，但談起問題來，却滔滔不絕。姊妹相敬相愛，最難得的是姐姐能佩服妹妹的才能學問，不少地方似乎都聽妹妹的指揮。萊蒂已經定了親，未婚夫是個新聞記者。她滿腔熱忱，參加國大黨的實際工作。她在城中所謂最窮最亂的區域主辦了一個學校，拿這個學校做中心去對周圍的居民服務，改善他們的住所，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她領我去參觀那些地方時對我說：「他們帶你們去觀海，游泳，參觀大學，辦公室，去威靈頓俱樂部，都是多餘的。其實應該帶你們參觀孟買的工廠，視察人的生活，和這千萬印度人所住的地方——這纔真正代表印度。」她自己每天到這個服務區去工作，以千金小姐的身份在貧民窟中周旋，不惟無所收入，還要常常施給。為的是要復興印度，求印度的自由獨立。

若說夏家姊妹是閩秀派的革命女青年，柔塔小姐便是摩登派的新女性。她現在孟買大學研究院，主修生物學。她父親是個西醫，母親是英國留學生，在社會很活動，曾赴日本參加教育會議，遊覽過中國，對中國人民以及文化都很敬佩，所以聽說有中國學生團到孟買參觀，便鼓勵女兒前來招待，天天陪着我們參觀各地。有一天，她和她的弟弟代表父母作東道，在威靈頓俱樂部請我們吃飯。一個二十三歲的姑娘，在一個大餐廳裏面，招待二十多位異國的客人，使男男女女都安適舒服，而感到自己地位的重要，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這位年青的小姐却應對自如，雍容大方，確有外交家的風度。

她父母用最前進的教育方法訓練她們姊妹二人，讓她們獨立自由地招待年青的客人。三天之內她請我們吃過兩次飯，見過一次水，總是她和她弟弟作東道，父母不過是個名譽上的主人而已，從不露面而擋了他們的鋒頭。最後一天她還招待了三位男代表住在她家裏，陪他們參觀，買東西，送他們車，儼然以老練的地主自居而無半點扭扭的羞態。這真是一個典型的歐美派的少女，在我國女青年中不易找到的。

印度國軍女團長司華米娜吧可算是女青年中最出鋒頭的人物。說起印度的國軍來，我們大概還記得前幾年報上常登的包斯將軍。這一



支所謂印度國軍(I.N.A, Indian National Army)並不產生於印度本境而是成立於星加坡。一九四二年，星加坡失陷，替英國打仗的印度軍隊都成了日本的俘虜。日本人要分英國的力量，便煽動印兵組織獨立軍隊奮鬥，日本反英。印度軍人爲着求獨立自由覺得倒是個好機會，便依照日本人計劃組織印度國軍，推包斯爲領袖。其後三年不歇在南洋羣島與緬甸等地作反的戰爭。這支國軍裏有一團是女兵，她們不單從事救護工作，而是切實受過軍事訓練真正參加戰爭的。她們要學她們那位十九世紀酒血戰場，與英人作殊死戰的女英雄(Jani of Thang-ni Regiment, 都是些年少力

強，熱血沸騰，願爲祖國的獨立自由而犧牲性命的女子。

這女團長是一位年輕漂亮的小姐，還是一位博士，看來會多不過二十多歲，嬌小玲瓏，聰明活潑，卸下戎衣，穿起



時裝來，很斯文，很嬌嫩，沒人會猜到她竟是個槍林彈雨中的過來人，風餐露宿的嘗過恐怖的生活。我是在德里遇着她的。一天謝拉拜女士請她來和我們吃晚飯，她坐在我對面。我起頭不知道她的來歷，看她打扮得鮮明華貴，又美麗，又排場，而左右周旋，談笑風生，儼然一朵交際花。後來聽她談吐，却知道她頗有經驗很有見解。一直到了吃晚飯，才知道她曾經做過女兵，當過團長的。她確是一個英雄兼美人的有趣的人物。

最後我要介紹一個最現代化的女子學校，是在澤浦潘王國裏，離德里一夜的火車路程。校長是澤浦潘王國的領袖。他創辦這學校是要紀念他幼年去世的女兒。這個女兒八九歲時就向父母請求創辦一間學校讓她長大時主持。他們答應了，還叫她自己去籌備。果然這位女小孩也真的開始籌備了。但不幸十二歲便天逝。夫婦痛悼之餘，便擇地創辦了一所理想的女學校，把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從小學到中學，一律寄宿。一切住食用具都很簡樸，但實際需要，無不供應。各種功

一個昨日的美國婦女談今日的美國婦女

——我看美國之四——

段 雨

羅蘭遜女士 Helen Lewison 是美國有名的婦女雜誌 *Madre* *monthly* 專的欄作家，她最近寫過一篇題名：「匆忽的年青婦女們」我很同意她的意見，她對今日美國婦女心理的統統，正確的分析 and 批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尤其我國人士正崇尚着美國的一切，年青的婦女們在電影方面得到對美國婦女的印象，從駐華美軍口中得到一點關於她們的介紹，我希望她們也能從另一方面認識美國中的婦女。她的那篇文章的大意說：

「美國學校女生人數隨着戰爭結束而日增。大家很容易辨認出，好些是從軍隊裏回來的。她們精神特別飽滿，步履堅定，目光閃耀着從戰爭得來的寶貴經驗。她們時常顯露着對成功的信心。走動的時候，總是很匆忙的，像是說，因為戰爭，她們費掉了不少時間，現在得把時間趕回，早達成功之願。但一般過來人却不要羨着盛衰的目光

課都注重實習。女孩子們土布衣裙，赤足露臂，參加紡織，挑綉圖畫，音樂，園藝，每天的飯也全由學生自己準備。有極注重體育，有游泳池，跑馬場，各種球場。我們去參觀那天，學生們表演了不少體育節目，如舞劍，射擊，賽馬。最有趣的便是人塔騎車表演。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騎了一輛高大單車，繞一個灣回來，第二個跑上去坐在前邊，後來又一個跑上去坐在後邊，繞到第四個灣時，一位十一二歲的孩子，第三層的那個是個六七歲的姑娘，雙手伸開，飄搖站立，不慌不忙，任由那車開的多麼快，絲毫不露驚惶之色。你瞧！她們又一個一個從人塔上順序跳下來了！自始至終，那車都是一直開着的，但是這十一人又上又落，却沒人上不去，也沒有人跌下來，好不難得！

我們在那女校逗留了三四個鐘頭，聽她們的音樂，看她們的表演，吃她們自己做的飯。我不禁羨慕她們生活的豐富。印度獨立自由的將來，實有賴這班馬背上，單車上的女青年的前導。

去看她們，也不免要發問：「她們如何可以成功？她們有什麼機會可以爭得成功？她們會否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部分女的覆轍？抑會如一九二〇年時一部分婦女享有輝煌的聲譽？」

由於四年的戰爭，美國婦女整日讀着可怖的戰事消息，死亡，毀滅，顛沛流離的消息，遍佈在世界的四隅，每一個人既不能從如此的一個世界裏超脫出來，不管個人所受戰爭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深淺，她們不能不意識到自己是分負着這同一的悲苦的命運。現在戰爭結束了，她們感到餘痛，他們覺得戰爭時虛度了不少時候，戰爭後便忙亂的，去追求補償：趕着結婚，育兒，立刻反回正常的生活，但為了經濟的關係她既找不到家庭，便只好投身到工作方面，求出路。她們需要工作來維持一天的溫飽，但一經置身社會，她們有一馬當先的氣概假如能找一個位置，工作又稱心，便覺得家庭安靜呆板的生活不是

她所有的希望的。

目前的一段時期是戰時的過度時期，誰也不能預言戰後確將何似，但是可以斷言的是，在若干方面和一九二〇年的不擇手段的爲名利而競爭相彷彿。美國婦女爲戰時一向無阻的經驗所眩惑，她們再也難靜下來。戰時人力缺乏，婦女在工作的機會和成功上都較平時爲便利，「無論那一種事業平常被視爲婦女的工作，戰時也大開方便之門，一向需要從師學習的條件也用不着了。那時人們談論國際的組織和對它的熱望，現在人們的目光却集中在聯合國會議方面。反赤，反猶的暗潮，有增無退，現在雖沒有第一次大戰後結黨行兇的現象，但戰爭所做成的心理變態的精神病態，總是可能發生的，只是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目前人們都存着倖免之心，不擇手段，只求一夜的工夫便成名致富，這趨勢必流爲不務實際的末流行爲。許多社會卓見人士已指出今日美國各地已有此等末流行爲的存在，就以年青婦女來說，她們要成爲作家，並立刻要她的作品獲得獎金，不然存得成爲銷數最大的作家，她不會先坐下來從短篇作品練習起，她看不起短篇，因爲短篇賣不了錢，更不會爲荷里活買攝製影片。她只知道摩翰的盛譽却不想他曾經苦苦的寫了好幾年的短篇；於是她只想盡所有的，成名捷徑，首先她選擇最能吸引讀者的題材——性，其次是找一家報紙代她極力宣傳，聯絡名著評家，出入於各重要集會場所……開列各項成功的預備，却忘了她該把自己關起來，伏案苦幹的一項，這這病時人認爲是一九二〇年的重轍。事業心沒有什麼不對的，金錢和名譽是醉人的誰也免不了這而追逐，但以走捷徑四出欺詐，以他人頭來做自己成名墊脚石僅以這些和雄心相結合，如期達到成功是不能够的。

在我們人的記憶中，同我一時代的成功婦女很難找到一的是不學無術或未經艱苦奮鬥的。但是也有許多曾經雄心一時而終於寂寂無名的，但也有不少人，不事張羅，不用沽名釣譽的方法難未能天天顯名於報端，而也享有相當的令譽和快樂，今日戰後美國婦女給戰時不假艱苦的收獲所騙壞了，很少能够耐心地克苦學習，她們不知道成功的根本在修養，二十一歲的女子以爲懂得口邊聊着香煙就是本事。她們羨慕格斯摩爾成爲世界女高音的盛譽，却不願正面地閉門苦練的事實。

連針也不知道拿的人，又怎成功爲一等藝員的影星嗎？鐘克羅羅是一九二〇年的婦女中成名的影星但到一九四〇年她仍得演演技優良的獎章。她之有今日是因爲她肯不斷的自我改進，努力比她更有天才的明星，亦要苦苦努力，有充份的睡眠時間和有限的應酬，但有些人有押另高見以爲投機取巧才是辦法，一支洋燭兩邊點燃，自然是亮多了，但這支燭也完的快。

第一次大戰後的努力，醉心於一切出風頭的事。不管是因盜殺殺人，而名聞四方，她們很覺得神氣，值得崇拜。那時，她們有着錯誤的價值觀念，唯名是趨。看不起稍近家庭的德性。每逢聽到家庭，誠實，仁慈，嚴和等字樣，她們都禁不住冷笑起來。每愛用盡尖酸刻薄的話來批評別人。愈是刻薄愈顯得自己聰明。同時，她們也用盡法寶去駕乎他人之上，不管是擠是欺詐，總以使別人出不了頭爲目的，其用意，就是不讓任何人捷徑自己到達成之路。這樣，有許多人成了功了。也有人過不慣這一套便中途轉舵了，倒下來的人也不少。我知道的，就有兩個自殺了，還能活下去的，也要受着心理的療治，有兩個簡直要住到精神病院裏。許多患着失眠症或夜半驚叫而醒。成了名的四十歲的影星或作家和二十三歲的青年男子結婚，理由是因爲爲了事業虛度了談情說愛的春，那些真是爲了愛情而結婚的。後來鬧分了，因爲她們對事業的雄心佔了照顧丈夫和孩子的時間。當我想到我們會再生生活在那同樣的時代時，我便驚懼起來，這一代的年青婦女在社會政治文化方面，都有相當的教育，對事物的價值觀念，也清清楚楚。自然不會再踏昨日努力的覆轍。但不能不記取，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業是值得追求的。也是人生一重要的追求，但應該留芳百世，不是遺臭萬年。更不能鑑用手段不然一切去求取名利，那些從事充滿人生的追求的婦女，同時要享受事業家庭的快樂，這是可能的。但亦基於有不急於成功的態度，逐步走去的心志，工作，學習，不斷地努力做去事有考慮別人，那麼，只要不是白癡，是用不着去糟塌自己，犧牲別人，成功是有把握的。反過來說，假如你只是抱着亂鬧的態度，自求自己揚名，沒有別人出頭的機會的話，那麼，就是頭頭是道，也是路路不通。一

她改變了東倫敦

許令德

近三十年中在號稱貧民窟的東倫敦發生了一樁奇蹟。這奇蹟的完成是出自一位女子之手。那便是金斯基萊 (Kingsted Hall) 的創辦人葛瑞爾雷斯特女士 (Christel Lester) 對東倫敦居民生活的改造。這位英國富家的千金小姐犧牲了一切享受，在貧民窟裏渡過她少女的年月，中年的歲月，現在老了，可是她換來苦難人的熱愛和感謝。誰說女人中沒有豪傑？誰說女子對社會沒有貢獻？

也許我們對她的名字覺得有些生疏，其實她來過中國四次，說不定比你我走過的地方還多呢！美國，日本，印度也都有她的足跡，這生活真豐富！真結實！

大花園，綠草地，網球場，駿馬，小船和巨大的房子，古式的傢俱，是她童年生活的環境，在光線朦朧的巨厦裏，也常有熱鬧的宴會和高貴的賓客；可是雷斯特年紀錄小却愛沉思默想，她想到大路旁矮而髒的小屋，記起保姆的話：「這是窮人的懲罰，他們酗酒，所以他們窮困。」她更想起上帝，為什麼要讚美上帝？他不是護自己的兒子替人繼承當苦難嗎？她喜歡和弟妹們演戲玩，扮英雄脚色。小學念完以後依照父母的鼓勵進聖里昂納德學校，這是一間有自由傳統和健全生活的學校，她學琴，讀希臘文，拉丁文，和古哲人的學說。十八歲那年離校，和富有的雙親遷居鄉間，又漫遊意大利各名勝。此後的日月在打網球，跳舞，彈琴，唱歌，清談，會友，教主日學和助理家務裏渡過了。

一天，一個朋友問她：「你願意和我去東倫敦嗎？下星期有一次女工俱樂部的慶祝會。」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東倫敦是小偷酒鬼鬼鬼的貧民窟，可是她去了，和女工們愉快的談笑跳舞，那些女孩子大的不過十九歲，却都很能幹的在做工，她想：我和她們之間怎麼這樣不同，我在學校念書，她們却在機器旁一天工作十幾點鐘。從此她每週都去俱樂部，慢慢地和女工們混熟了，見到更多的貧窮，酗酒，擁擠，負債和自殺，為着更澈底了解這些，她和妹妹陶樂絲索性搬進貧民窟。一九一二年弟弟金斯基萊也放棄商業，姐弟三人一起為苦人服務。

起初，她在貧民窟裏做些零碎工作，組織讀經會，研討基督的言

語；輔助兒童保育學校；和工人們談論許多實際問題；她暗自打算怎樣讓辛勞終日的人，在業餘之暇找點安慰和快樂？這想頭後來果然實現。

一九一四年金斯基萊病故，她覺得應該做點什麼來紀念死去的弟弟，恰巧貧民窟的成年學校已漸漸擴大，女人們要求進一步的活動，小小的「金斯基萊」在他們親自修理裝璜下完成了，那兒有書有報任人閱讀，這是金斯基萊的前身。

雷斯特的父親真是一位急公好義的老先生，他說：「紀念金斯基萊最好的法子不就是為窮人蓋一座公共娛樂場嗎？我想我能給你們買一塊地。」於是於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浸禮會舊址就在他們手裏變成煥然一新的金斯基萊堂了，大家在那兒消磨漫長的黑夜，他們吃喝，玩笑，暢談和跳舞，工作人員全是義務性質，可是都頂賣力。雷斯特的願望更大，她願金斯基萊堂不僅為「玩」，還應該有別更好的作用！培養沉靜，健全，友誼，服務，容忍，自尊，欣賞，助人，社會意識，勇氣和公德心。這是一九一五年的事。一九一六年，金斯基萊堂在德國飛機轟炸倫敦時也遭了劫，幸而沒有全部燬光。戰事過去了，她立刻發動會員募款，金斯基萊堂又恢復舊觀。

金斯基萊堂附設的兒童保育學校，實在簡陋得可憐，雷斯特老先生雖然已經八十六歲了，他似乎更知道怎麼「用錢」，他和雷斯特為窮孩子安排一個新地方，在金斯基萊堂的另一端買了一所房子，倫敦第一所最現代化的兒童保育學校在一九二三年九月落成了。這學校除了上課更重視課外的保健會，雙親聯合會和假日露營。

原來的金斯基萊堂和這學校一比，未免相形見拙，有人說不如另造一座新金斯基萊堂吧，這位百戰不挫的大姐姐心裏也有點憂慮和疲倦，可是當在波衛斯路找到一塊大而開朗的地基時，她又精力充沛的打前鋒了，七個人負責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看門，洒掃，宴會，管理……她早到就矢志第一獻身上帝，其次獻身給金斯基萊堂。建造費由好心的會員們捐當，就連窮苦的老太太也能儲存的幾先令，用頭戴藤的手提籃進捐款箱去，她要讓新金斯基萊堂在外形上也能表現上帝的真善美，於是採定了最高的藍色；一九二八年九月有名的新金斯基萊堂光榮的開幕了，多少人頭在簇擁着，多少讚美的聲浪在迴旋着，都說：這是地上

的天國。

倫敦市議會蓋的新住宅完成以後，不少金斯萊堂的會員也搬去住，那兒有來自倫敦各方的陌生人，沒有組織，也沒有感情，金斯萊堂的弟兄又向雷斯德出主意，說是最好在那些組織一個類似金斯萊堂的機構，這幾乎是瘋狂的想法，可是雷斯德的那「隻巨靈」之掌再造了一樁奇蹟，在一塊新地基上搭蓋帳幕，那兒有學校也有俱樂部，儼然又是一座最新的金斯萊堂，也許，這三所金斯萊堂看上去只不過是俱樂部遊戲場，可是那兒有其學，互助，理想和熱情，這無形的收穫，改變了東倫敦的氣氛，天堂出現在人間。

雷斯德在貧民窟把金斯萊堂作核心，在他四週發動了數不清的好事：

一九二二年她和幾位熱腸人發起「自願貧窮」運動，那是說把自己多餘的給大家分享，她開始節儉一切不必要的開支，有些人捐出大筆款子，有些人獻上珠寶，一九二八年她把父親留下的遺產痛快捐出，誰配承當「榜腹從公」的美評？只有她；誰真正的「急公好義」？只有她。

倫敦分為廿四個自治區，戰後好些區長由勞工方面擔任，當東倫敦區長去逝後，雷斯德當選了，她更兼母子福利會主席，簡直是分身乏術啦，不用說，東倫敦的市政在她安排下，更臻完美，澤及庶民。雷斯德一向是熱心的基督徒，她有流利的口才，常常出席宗教演說會，領導貧民窟的星期日晚間崇拜，她默禱，她念讚美詩，她簡直等於貧民的好牧師。

她為成年人舉辦野營，因為除了陰暗工廠和隆隆的機器聲外，還該看看茵茵綠草和潺潺小溪，她更煽動一些足不出戶的母親們放下家務，死心塌地的過幾天假日。

雖然她忙於無數種的永無止休的工作，可是她還時刻不忘讀書，和朋友们一起研究歷史、心理學、經濟和時事。

此後，為了經濟拮据，她一而再的去美國演說；為了要知道更遼

闊的世界，她踏遍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泥土，她不只是幹練的內勤，更是眼明脚快的外勤員。

她幾番往印度，甘地是她的熟朋友。遠在一九二六年她採納了印籍教授網格里的勸告，要親自看看英印兩民族間的異點，甘地在押擊英國的政策以後，讓她仔細觀察一些事實，一九二七年初返京。後來當甘地到倫敦參加圓桌會議的時候，他接受金斯萊堂熱誠的邀請，住了三個月。一九三四年她由中國返英時路過印度，停下來訪友，遊覽，再訪問出獄不久的甘地，她得到唯一的感想，那便是：英印關係更形惡化了。她第三次到印度為了參加一九三六年的國際婦女會和參觀印度農村的新作風。

一九三〇年金斯萊堂因為物價高漲維持困難，弟兄們就決定請雷斯德去美國演說東倫敦的種種，支加哥，賓雪維尼亞，華盛頓全留下她的音浪，四個月奔波換得一批禮物和演說費，還使金斯萊堂渡過困難的一年，一九三二，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這三年間先後去了三次，到處演說，到處參觀，她喜歡美國人的氣質、儀態、和山川大地。

當她第二次赴美演說的時候，碰見一位老朋友，問她願不願意去一趟日本和中國，友誼協會可以負擔一切用費，她立刻記起一個中國友人贈給金斯萊堂的格言「天下第一家」，更記起歷史上的中英關係和鴉片戰爭。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

底這位健行人再作長途跋涉，十月抵東京，很快地就適應了日本式的生活，她學會席地而坐，她喜歡玲瓏別緻的東洋房子，武士道切腹自殺的風氣使她訝然，但是他們敢於面對患難，失敗和貧窮的精神又使她曠觀，各處參觀，演說，坐談，臨水偶戲，看歌劇的結果，她看出日本婦女的可憐，和一般人對中日關係的錯覺。

接着就來中國，天津口岸的碼頭工人，給她一個鮮明刺目的印象。在泰山她遊遊帝王遺蹟，她說：「北平真是一座夢裏的城。」在濟南登泰山下，在定縣參觀晏陽初先生的鄉村工作；在漢口參與友誼協會；順江東下，南京的新氣象；上海的混亂，一二八後的流離景象，全在她腦底記下一筆帳。一九三四年初才在香港上船返英。

美國前進刊物的女政論家

午 言

「民族」雜誌主編寇奇薇女士

寇奇薇女士 (Eva Kitchens) 是美國最老而世界知名的開明雜誌「民族」的編者和發行人。一九四五年(她供職「民族」雜誌第二十五年)，由無線電廣播評論家史溫主持，邀集一千三百人在紐約舉行慶賀公宴，並為她的刊物向地獻金二萬五千元，這是難得的殊榮。

她是已故前哥倫比亞大學教務長寇奇薇博士的女兒。她在進「民族雜誌社」以前，已經開始奮鬥。中學時就反對種族歧視的偏見；最初擔任的工作是暑期中駕車週游康涅狄格州各處，為該州婦女爭取選舉權，發表演說。在巴納女子學院組織過一次爭取選舉權運動的遊行。巴納學院屬於哥倫比亞大學，她畢業時她父親正任法學院院長，她在致詞裏，公然指出哥大法學院不收女生的失策，哥大校長聽了很是狼狽。

她曾被巴納同學選為「最漂亮的學生」和「最有成功希望的人物」。現在她雖然已經是五十二歲的人了，姿容仍驚人的美麗。

十六歲時她就有許多男朋友後來認識了哥大研究生克拉克先生，畢業後二人就結了婚。當她為「朝報」工作時，寫些賽馬和體育新聞；又在「每週雜誌」工作一年；而後進了「民族」雜誌社。

「民族」雜誌是在南北戰爭結束時(一八六五年)由戈金氏創辦，先是為維護新解放的黑奴權利而發言，漸漸演變成開明的時局評論

刊物，職員們都是快樂、謹慎、敏銳的青年人，寇奇薇處在這種環境裏，就像歡愉的游泳在思想之水的可愛小鴨。初入「民族」時，任「國際關係部」剪報生，不到一年，昇任助理編輯，開始撰寫關於國際國內各種問題的嚴正評論。

一九三二年她已經把握了言論方針決定權。當時有許多人想購買該雜誌，「民族」的主持人魏爾辛則希望她出面購買並主編，並且允許她付一萬五千元現款，另立一萬五千元借據就成了；她不是有錢人，她想利用節省開支和薪水使雜誌的收支相抵，熱心的職員們自動接受減薪建議，寇奇薇大阻接辦下來。

一九四二年，為了經濟拮据，成立「民族雜誌後援會」。第一次就募得三萬二千餘元，寇奇薇正式兼任發行人和編輯。

寇奇薇的人緣很好，社外人士，社內同仁都熱心支持她，她那蓬勃的幽默感，增加不少歡愉活潑的空氣。

寇奇薇在家裏是克拉克夫人，是一位好廚師，有空時也能燒只好菜，通常總要七點鐘回家，還常常帶一包稿子，晚間愛讀偵探小說，社論往往在週末動手。

她仍然有女性的特點，每星期在百忙中理髮一次，穿着也入時。
對於編輯工作樂而不倦，耐心修改稿件，她的文筆簡潔樸實，時放異彩。
(採自新聞資料一九四〇)

當年十月，重行環遊世界，她把在美國三個月演說歌挪作去日本和中國的費用，這次在日本住了四週，來中國逗留九週。在東京特意和日本官吏談滿洲的毒化政策，看鄉村改造工作的成就。

這次她原來想要體驗一下中國人生活的藝術，可是她在北平發現日本毒化政策的可怕，廈門烟鋪林立，廣州毒禍蔓延。她更去上海、南京、河南、九江、牯嶺、南昌、贛縣和保定。一九三七年底三次東來，在南京看出日本百姓對戰事既不熱心，也不明瞭的態度。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上海江邊已經招展着太陽旗了，淪陷的北平頓失昔時風采。之後她重回倫敦和金斯萊堂的弟妹歡聚。

今年，四度來華，不知她對勝利後的中國，作何感想？但她那份不求名利，不計代價的作風，却值得我們景仰敬佩。

真的，你第一眼看見那神采奕奕，落落大方的儀態時，準會想到潔潔、真純、犧牲、摯愛、堅貞、果敢……這些字彙，幾座閃閃爍爍的金斯萊堂也浮現腦際，一個人竟然創造這麼多奇蹟，誰說人力渺小？她做的已經够多了，可是直到今天還不允許安閑和享受關進生活，永遠和愛好的苦難姊妹同甘共艱，佛說得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慕瑞爾雷斯德當之無愧，我遙祝她健康！快樂！

(本文係根據雷斯德女士最近出版的自傳式的 *Le ouve el o me* 一書寫成——筆者附註。)

達耶克——北婆羅洲的土人

王文漪

誰能相信在原子時代的今日，還有人過着原始的生活？然而在北滿洲，土人達耶克就仍然滯留在裸體文身，生吞活剝的原始生活裏。當幾年前我第一次到北婆羅洲雖然看見達耶克時，我記得很清楚，刺那間一種強烈的痛苦襲擊着我的心靈。我爲達耶克悲哀，也爲我自己悲哀。我悲哀他們雖是人類而缺乏人類的文化。也悲哀我自己，一個有文化教養的人來到這野蠻的社會裏。上帝啊！如果猶太人是你的選民，則達耶克是你所不悅的麼！

那時我幾乎不敢抬起頭來朝他們望，天！這是人麼？男子們赤裸着全身，僅僅由腰際縛一條寬而長的紅帶直到袴下而將帶的兩端懸着於身體的前後，想起穿衣服是人類感覺羞恥的起源，則達耶克所覺到的羞恥該是最原始的了。他們留着長髮散披腦後，據說還是用來保護腦袋的，因爲他是一種被人頭的民族，當然會擔憂着自己的腦袋也會給別人砍去。頭髮雖不能避鋒刃，然而至少要比光腦頂多了一重保障，尤其是心裏上的保障，裸體的身上滿繪着藍色的花紋，頭上插着五彩野雞毛，這是一種裝飾，也是一種身份的表示，酋長插的野雞毛幾乎是滿頭的，婦女們也許更文明些，僅僅裸着上半身，而下面圍着黑色的紗籠——紗籠有點像中國的長裙，不過更簡單得多，這也許可以證明婦女本能對羞恥的感覺要遠比男子們敏銳些。最奇異的是男女耳垂都雕空了，戴上沉重的銀或銅的飾物，有些耳垂的洞竟比洋銅還要大，他們的皮膚給熱帶的日光晒成棕黑色，因爲不知講求衛生，都不甚健康，上了年紀的達耶克多半是瘦瘦的而每人因爲嚼檳榔，都有一張血紅的口，看上去有些血淋淋的感覺。盛裝的達耶克婦女則在半裸的上半身掛滿了叮叮噹噹的銀飾，但可惜的是她們對清潔的觀念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她們雖學會了洗濯，但還不會用肥皂，因此她們的紗籠，顏色永遠是黑不黑，灰不灰的。

達耶克頭腦簡單還沒有文字，有些濱水而居，有些居住在森林裏

還有些居巢在樹上過着原始的部落生涯。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位酋長，英國人也就請着這些酋長來統治他們。並且爲酋長特定了一件制服，酋長制服是一件黑色的西裝外衣，袖子上有幾道紅邊，因此酋長便與衆不同，除了滿頭的五彩野雞毛，又加上了一件文人的衣裳。然而，請閉目想一想，一個披髮文身的達耶克，忽然在裸體的身上光光地加了一件西裝上衣，沒有襯衫，沒有褲子，也沒有鞋襪，當然更沒有領結，這該是一副多麼不調和而引人可發笑的樣子！我奇怪英國人爲什麼不教達耶克穿褲子，穿衣服，而領他們走上人類文明的領域。民族間的利害超過了人類的同情，寫來真無窮感慨！

最近幾十年來，達耶克才跟華僑學會了種田煮飯養雞。他們將一隻連毛帶血的雞在野火上烤一烤，便算是熟食了。普通都是以鹽佐飯，因此米和鹽是他們生活最必需的食糧。有時他們也跑到城市來，上華僑餐館嚐嚐中國菜肴的滋味，嗚嗚咖啡都衷心讚美不已。

一般說來，達耶克的生活太原始，也太苦，但當我數月前隨中外記者團到廷安去觀察後，才曉得我們有五千年文化的黃帝子孫，竟有比達耶克生活更苦的，達耶克至少有米有鹽，廷安老百姓能吃到小米飯的已經是上等人家了，而中國許多災區的難民還有吃樹皮草根的我們又將以如何的心情來憐憫達耶克呢？

達耶克沒有宗教，但非常迷信，尤是鳥音，鳥鴉的聲音是他們認爲最不詳的，如果達耶克到市區去購物，一聽見鳥鴉的聲立刻回家，認爲此行定然不利。

如果達耶克耶克之間有了爭執，通常都服從酋長的判決。如果兩個部落有了爭執便要上政府法院去打官司，然而法官的判決，如一方面認爲不公平便不能生效，祇有實行老祖宗遺傳下來的潛水判決法。這是一種最迷信的判決法，然而在他們心裏却有無上的權威，便是其去兩方各選能手，賭潛水，潛水時間較長的便是（下接第三十五頁）

從家庭婦女說到外交官的太太

昭

「家庭」是人們在勞苦工作之後可以休養生息的地方。一個充滿愉快、安樂、舒適的家與一個吵鬧、雜亂的家，影響於個人的心情和身體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造成一個不愧稱為「家」的家庭，其主要責任是在主婦。所謂舒適並非一定要奢侈，講究，只需清潔整齊，而且在任何情形之下保持一種有條不紊的態度和愉快的空氣。這道理誰也知道然而要作到可需要全付的精神和堅果的毅力。自然這也要視家庭之情形而定，有些家庭婦女仍可以在持家之餘在社會上作很多事。在我國方才勝利的今日一切人的担子都是很重的，家庭婦女亦然。據經驗所得：管理一個有五六間房子的家要比管理一個有一兩間房子的家省事得多。房間多些一切東西都可以有一定的地方放！孩子有他們自己的房間弄亂了也沒多大關係。主婦在工作之餘可以安心的讀點書報作知識方面的增進，這是何等愉快！可是按照我們現在的情形來說，每家只可有一兩間房子：取一點東西要費事，收一件東西又要搬動；物價的變動時時又要愁愁米。如此情形之下，要主婦維持愉快的心情，給家庭一種和平快樂的空氣真是談何容易！誰都知道和平快樂的空氣存在與否對家庭的影響至大。缺乏和悅的家庭會感到度日如年；對於子女心理上的影響或者會使作父母的學生悔恨的結果。負家庭主要責任的家庭婦女是需要時時自己檢討振作精神去的。

在家庭婦女中，只有極其少數的人能因丈夫職業的關係得隨同出國，作了所謂的「外交官的太太」，這不能說不是很好的機會，至少可以多看看些地方，多長點見識。外交官這個職業是需要全家協同工作的，所以外交官的太太也就有許多職務。待遇菲薄的我國外交官先給了外交官的太太一個大難題：如何「打聽了臉充胖子」去維持同其他國家的代表類似的生計水準；盡量地和人家來往，聯絡情感，在增進邦交方面盡自己所能盡的一點力量。如果本身已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家庭婦女自然也就能够振作精神，盡心作去。這基本的精神如能認清作到先已給自己一種安慰。當然有許多地方需要時時體會，注意的：如儀節，習慣，語言之運用及自己的衣飾等等。

衣飾一項，許多人誤以為是最重要的；於是用了全部經濟力量，甚至於舉債作出國的準備，還覺得不如人，實在是在自尋煩惱。誠然，代表中國的外交官太太最好穿中裝，走到一個沒有中國裁縫的地方過了三年自然需要多預備些衣服；但是也只要注意到交際時所應有的和自己隨身要着的好了。除了晚上的禮服要長些華麗些外日間的還是以樸素為主的。至於首飾有點固然也好，無之也不必感到不如人，身外之物無補無損，不值得多注意。

至於語言一點，因為懂得中文的外人太少，最好能通所要去的地方的語言。有些太太外國語雖然有點根基，仍需要到達目的地用心注意運用；不可自以為知，不加注意，甚至到鬧笑話的程度；非僅自己無進步而已。

注意人家的習慣，最容易使人覺得我們的國家發生興趣。同時也會引起自己的興趣多交點個人的朋友，以免個人的生活感到離國之苦。

儀節一點雖有許多社交儀節的書可讀，可查，可是能作到自然是要靠經驗比靠讀書多。經驗是慢慢得來的，只要細心注意，用不慌不忙的態度出之已是一半有禮貌如再時時留心懂得的人們的行動；自不難合理論於實行。

一個有條理的家，一個有禮貌，誠懇可親的主婦是對於一個外交官有無畏的幫助的。能够有一個合乎標準的家與人互相過從是最增加互相認識的。

反之就算不能作到這點也要肯勤苦、耐勞。外人往往有對我們所謂上等社會的婦女有種誤解以為動輒需人服侍，不過是一個擺樣子的大軟體動物。有些人專喜歡以自己不會作事來表示出身富家。不以無能為恥，而反以為榮是大大地貽笑於人的事。

個人之被人看重與否是要靠自己努力來爭取的。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是靠人民來爭取的。代表國家駐外同外人有接近的外交官同他們的太太是有相當大的責任的，應以最大之努力求人看重起被人看重。

良家女子

美·賽珍珠作
張雲譯

葉子正和那個高大的美國人在街上走着，這是她有生以來就居住着的城市，但自從美國人到來後，城中的一切似乎都變得新奇了。城中人都不知道所以改變的緣故，但卻都努力使他們的戰勝者愉快。

「我母親不高與我回家太晚」葉子仰着頭對台德說。她的身體僵促不安地被擡在台德的臂彎裏。

「葉，你把我的巧克力送給你母親，她就不會管你這些了。」台德攪得她更緊些，但她的阿比（譯者按：阿比是原文 *Abby* 的譯音，日本女人着和服，背上繫一方硬盤，名為阿比，係裝飾品，多用綢緞之類綉製，却非常的討厭。他對她埋怨道：

「我希望你取去你的阿比。」

她祇恬靜地笑笑。

她知道她沒有聽懂他所說的話，便從袋中掏出日英字典來。當他們走進公園的時候，他指着旁邊的椅子對她說：「坐下！」

她服從的坐下，他鬆開手指着她的阿比：「阿比，阿比」

「嘿！她點點頭，立即又嚴肅地搖着頭說：「不，台德，不，」這是她最先學會的英語，也是她常用來和台德對答的。

他明白她所以顯得如此嚴重，一定是以為

他對她有什麼不正當的企求，於是莊重地看着她說：

「我並不是說要你脫去衣服——祇是阿比而已，你不能另用一條帶子或別的東西麼？」

他在衣袋裏掏出一根帶子，（那原是繫在蘇送給他的食盒上的。蘇是他在家鄉新捷賽城中最好的女孩子。這帶子他一直保存着）擡着葉子，用帶向她解釋：「你不能用一根帶子麼？」

「不，不，」她驚訝地推開他。她無故的驚訝使他非常着惱，他放了開她，將手插進袋中，憤怒地呆視着草地。她却矜靜地坐着，不時從她的長眼角裏偷看他。她是一個小而窈窕的美麗姑娘，狹型的臉，黑而娟秀的眼睛，但最美的還是她的嘴。祇是她從不讓他吻，他曾經做過種種的努力，她總是說：「不，台德，不。」

有人說，并非所有的日本女人都拒絕和人親吻，有些日女如果有人向她表示時，她們也很樂意接受，但葉子却不讓他有任意的表示。

他曾經幾次下過決心，放棄葉子另去追求其他容易親近的女子，不過，容易親近的女子，似乎沒有一個能比得上葉的美麗，此外，葉的家庭，也給他一種溫暖的感覺。葉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她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當他每天

去約她出來的時候，她的家人都必向她道別，好像她并非出得散步，或去看電影，而是和他們有一星期的別離似的，因此使她對她有一種責任的感覺。

「別胡思亂想罷！」他在大聲的自語。葉子却笑着向正對他們走來的鹿子招手。

這個公園中有許多鹿子，雖然遊人在閒談中常說把牠們捉去宰食的話，但事實上却沒有人這樣做，即使在戰時牠們也被好好的照顧着。

「鹿兒餓了。」她說得很清晰，英語字典對她確很有幫助。

「你如果說「親愛的餓了」那多好。」台德頑脾地說。

「親愛的餓了。」她服從他。

「小討厭餓了。」他把她的小手放到唇邊親吻——這倒是她所允許的。

她每次返家，等弟妹們睡了，就把和美國人之間的一切和她的父母討論，這事她也會經提出和他們討論過。

「他咬你的手嗎？」母親驚恐的問她。

「不，他從來沒有傷害過我。」她覺得台德對她很溫和：「他對我很好，當我們橫過街心的時候，他還常用手臂扶持我。」

父親和母親相視了一會，母親怯怯地問道

「你確知道，他對你沒有不正當的觀念嗎？」

「？」

「你注視着他們，急切地告訴他們每一件事，但她不知道她的處境究竟有什麼危險？」

「他要求我讓他的嘴放在我的嘴上。」她於是，兩老在惶惑中把他們的視線移到遠處。

「我不許你這樣做。」父親堅定地說。

「嘴裏有細菌。」這是母親的解釋。

「答應我，你決不許他這樣做。」父親的命令，她答應了。但問他們：

「那麼，手呢？」

父親和母親把手的問題討論幾個鐘頭後才決定：如果在吻手即可避免吻口的情況下，可以允許他，如果因為手而會引起口舌的問題時，吻手也是不准的。自從台德討厭她的阿比後，她已容他吻她的手了。

鹿子在他們的身邊守望着。

「它以為你在吃我的手。」葉弟秀愉快地說。

台德大笑，他忘記了他所吻着的是葉弟秀的手，而變成他與鹿子的遊戲了。他把他的手莽然地放下，鹿子吃驚地走開，他再拿她的手放到唇邊時，它又疾馳到他身邊來。他和她一齊大笑，忘記了剛才他的憤怒以及她的恐懼。「好美麗的鹿兒。」台德說：「我要去買些東西來喂它。」

他們站起來，走向一個賣鹿食的小豌豆餅攤。鹿子就像狗追主人一樣的跟在他們後面。台德買了一袋豌豆餅坐到草地上，一個一個地喂給鹿子。鹿子却有趣地看顧他，但越看却越增加了她飢餓的感覺。

「喂我吧！台德，像喂鹿樣的喂我，」她柔媚地說。

他拿一個豌豆餅給她，她立刻把它吞食了。

「好吃嗎？」他驚奇的問

「還好。」

他把袋子放下，看着她親切的說：「我真該罰，你一定很餓了。葉！是嗎？」

「有點餓。」她承認。

父母曾經告訴過她，決不能接受他的吃食——並非所有的食物，但除茶及糖果外，都不能吃。他們說：一個男人一給女人餵食，就會有「將屬於我」的感覺。

「你要知道，你不能屬於一個美國人。」父親曾很肯定地對她說。

父親是一個在日本人當中，身材算是高大的人。他的聲音低沉，目光總顯得悲感，對於他，沒有一個孩子敢於違抗。

「美國人是我們的征服者，我們對他們必須客氣，但「客氣」並不是要我們把我們的女人給他們」接着父親又以深沉的聲音告訴她。

在這個城裏，美國人和婦女之間存在着許多困難的問題。顯然的，美國人二十四小時都

希望能和女人相處。儘管城中好人家的父母如何焦急地討論這個問題，但美國人却不知道良家婦女和其他婦女之間的區別——很大的區別。另外的一種女人，如果美國人去訂婚時，她去擁抱她，并且拿出字典來和她勾搭時，她也會儘可能地找一個字典來，如果一個美國人去擁抱一個良家女子，一定會把她驚得哭跑。這時他常會追着她去安慰她，而她就更加顯得驚惶萬狀。台德第一次去追趕葉子的時候，因為她的家和她正在購物的市場近若比鄰，所以被她很快的逃跑了。第二天葉子閉門出來時，看見他又站在那裏，立即關上大門去告訴她的父母。於是兩老就出來對台德解釋他們的家身。但他們彼此的語言却很難使對方聽懂，母親不會講英語，父親也是在天皇宣佈戰敗投降後才由字典上學了簡單的幾句。最後，兩方面還是靠字典的幫助才明白彼此所說的大意。

「我懂了，」最後台德說：「你們的意思是說：她是良家女子。」

父親對他點頭。

「我請你一道去散步，你們會在意嗎？」

「不，」父親對這個字說得很清楚。

「好了，謝謝你。」於是台德很高興地和葉子走了。但他們祇走到市場，台德就笑着愉快地離開了。

第二天，台德又到門外來選別去散步。她回來後對她的父母報告：他仍沒有什麼不好的行為。他沒有要求到她的家裏來，祇把那送到

許多的飯，使台德感到非常驚異。

「小鬼，你一定很餓了。」他說。

「小鬼？」

「沒有什麼，」他急忙說；「你趕快吃罷！」於是她又繼續着吃。直到她實在不能再吃才停止。她的身子感到特別的溫暖，舒適和愉快，但她的心却有一種充滿了罪惡的感覺，他既然接受了他的飲食，就必須付給相當的代價了。她的眼淚又奪眶而出，但她明白她逃不了，她應該付出她所接受的代價，祇是如何去告訴父母呢？

她對台德給侍女郎變多的小費深感不滿，但她沒有反對，祇垂頭喪氣地用袖掩着口跟台德走出來。別的桌上的男人向台德喊了句話，她雖然聽不懂他們所說的，但了解他們是在向他祝賀。

街上已經漆黑了。行人走過的時候，紙燈籠的燈光，就向街上作利那的閃耀！因為沒有街燈，電氣工程都在戰時被炸彈破壞了。台德在黑暗處站住，張開兩臂來擁抱她，她顫慄地站住，吶吶地對他說：

「不要在這裏。」

他全身的血液在他的靜脈裏停了一會，馬上又很快地衝上來。

「你的意思是——」他急喘着，

「不要在這裏，台德。」她勉強使自已不致大聲哭出。她在想他的父母。她將把這個可羞的故事去告訴他們：她是如何飢餓以至看着熱騰騰的菜肴而不能不吃。

「我們可以到什麼地方呢？」他的聲音很弱，氣息急促。他竭力不去想蘇——許多結婚的男子都這樣做，何況他懂和她訂過婚呢？

「我們到家裏去，你所想做的是對的。」

葉子勇敢地說。

他知道日本人很神祕，但現在的事却更使他感到神祕。

「你家裏有人，你的父親和母親……」

「是的，台德，」她無精打采地說。

於是台德放鬆她，和她并肩在街上走着。

他的手緊緊地握住她柔軟的小手，他不去想蘇，而把他的全部思想，固定在葉子——其實那不是思想，祇是感覺而已。

在他們行抵她家時，她似乎才有了生氣，她用手拉着他走過大門和窄小的花園。屏風虛掩着，裏面的房裏透出微弱的光綫，可以看出父親和母親灰色的身影。

葉子把屏風拉開一些，拖着台德走進屋裏。

孩子們早已睡覺了。父親和母親毫無笑容地

看着他們。

「我回得大遲了。」她說完後就開始大哭。

父親用手勢請台德坐下，他們也接着坐

到地板上。葉子仍繼續哭着。

「別哭，葉，」台德吶吶地說「你並沒有

做了什麼，而且也不必做。」

他真的有些憤怒了。這玩的什麼把戲，是

把他引與興奮地跟她回來。他聽着地像流水

樣的聲音，却不明白她說些什麼。當日本人真

的談起話來時字典毫無用處。其實她是在說：

「親愛的，我已變得如此卑賤，我不再是你的孩子了。然而，我仍須回來，除了家，我還有什麼地方去！」

「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父親說。

於是她告訴她們：「我的胃突然感到疼痛，

眼也變得模糊了，鼻腔裏充滿了菜肴的香味，

全身無力而且顫抖。唯一的思想祇是把東西

放進嘴裏去。一開始吃，又無法停止，所以就

吃到不能再吃時才停止。我不敢告訴你們：他

付了多錢給餐館。他和我一道出來後，立刻

問我們可以到什麼地方去，我說我們回家，他

不贊成，但我堅持說他所想做的是對的，所以

他就在這種希望之下到這裏來了。

於是大家都把視線移向台德，他坐在自己

疊疊的小腿上，覺得非常的不舒服，但又不

能把腿伸直，因為日語手冊上記着那是粗野的

表現。

「我不能這樣支持太久。」他向葉子說。

「他說什麼？」父母親看着她全聲地問：

「他說他不能等得太久。」她無力地回答。

於是兩老痛苦的嘆息，父親暖着說：

「我們必須記着：他們所走的道路，并非

我們所走的。」

「不過，葉子是我們的女兒呀！」母親在

啜泣。

「我們走罷，葉！」台德搶着說：「我不

能再坐下去了我腿上的神經已經開始痙攣了。

「他說什麼？」父母問她。

「他要開始。」菓子更無力地說。我們已經向戰勝者投降了。法可想，天皇自己說，我們已經向戰勝者投降了。於是兩老一齊站起來，向母親旁邊移去。於是一齊站起來。母親說：「在那一邊等著。」

母親用袖掩着脸，跟着父親走到另一間屋裏，父親並且在出去的時候說：「老人家伙知趣就好。」但他的腿忽然變得更難受了。

「我伸直腿好嗎？」他站起來，一面搖著腿，一面愉快地說。

他在想：日本人真神祕，竟住在這樣小似鴿籠的房子裏。葉弟秀却仍跪著仰起頭看他。他的閃爍在向上的長睫毛下面的大眼睛，請非非常的美麗，他又坐到她身旁。

「不恨我，是嗎？」他溫和地問。

「他沒有回答。」

他終竟吻了她。他的臉就靠在他的胸前。他「我能！我能！」他沒有說下去。他能和這柔和的女性做一切的事情。

菓子子的臉靠在他的胸前，覺得頰下有一塊方面便的東西！雖然她的父母親就在隔壁，但她一直在恐懼當中，恐懼使她馬上抓住了這個可以延遲不幸事件的機會，她伸手在他的袋裏取出那塊方東西，那是一個折疊得很好的皮匣子。

「這是，」她坐起來問：「什麼東西！」

「還我，」他粗野地去搶，菓子却不給他。

「不，台德，不，」她勉強裝出笑，但忽然又想到那裏面也許是錢。於是她更驚慌了，假如他以為我向他索錢，那多難為情呀！她匆促地打開那匣子，裏面是一個女孩子的兩張像片，一張很莊嚴，一張微笑着。

「哦，台德！」她看著那兩張像說：「多美麗的姑娘。」

她沒有想過他是否也像她樣的有一個家，父母和弟妹。

「是你的妹妹？」她問

「不是。」

「不，也對，但不全對。」

她以一種非常柔和和欣賞的神態注視著蘇的照片。她是我的未婚妻。」台德說

「真美，台德。」她用音樂般的聲音說——她說話總像唱歌似地。」她的小手撫摸著蘇的捲髮

「金色的。」

「眼睛呢？」

「藍的。」

「和我一樣的高嗎？」她敏捷地站起來。

「比你高得多，」他也站起來用手在眉邊比著說：「蘇很高，但不胖。」

「蘇，多美的名字！我喜歡這名字，多美日本來了嗎？」

「沒有。」

「你怎麼結婚呢？」

「在我回去以後。」

「什麼時候？」菓子急切地問

「也許明年夏天。」

「那時你莫結婚，你們有很好的……」

「婚禮，」她重復說：「以後生小孩，許多的小兒，多好！」

「嗯，」他說。

菓子很感情地用額親蘇的照片，然後把它放進台德的胸膛，又拍著菓子說：「多美！強壯的身體中的渴望，都一齊衝向蘇了。他需的，如於是，他可以唯一的和他結婚，生孩要的女人。於是，兩年來所有的思鄉病都遠離他了。他看見白色的房子，整齊的街道，以及家

裏綠色的草地。他是屬於那裏的，他的蘇正等著他的新捷賽風。

他看著她的綉花和服，還有那個他會憎厭過的阿比，喃喃地說：「我要走了，已經很晚了。」

她把帽子拿給他，他帶上後向她瞥了一眼，真奇怪，他并不想吻她了。

「晚安！」她說得很甜靜。

她把屏風打開，讓燈光照著她走。她等他走後才跑去把門門上。這時天正下著牛毛細雨，她回到房中時，黑髮上已佈滿白色的小水珠。

「父母親正等著她。」

「他沒有——」他們問

「沒有。」

「沒有什麼呢？」

「沒有什麼。我們問談，他在美國有一個藍眼金髮的姑娘，我看過她的照片，他要回家和她結婚。」

「但是他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母親怯怯地說。

「我不明白，剛才我才知道他念著她。」

他們彼此相視了一會。

「你明白嗎？」母親問父親。

「不，」父親說：「誰能明白美國人。」

菓子沒有說什麼。她正從壁櫥中拖出被褥，晚間父親和母親住這間房，她和弟妹在另一間住。

「無論如何，我們總算平安的，」她說：「我答應你們，以後決不再吃他的東西了。」

她去睡前對他們這樣說。

但是，她在姊妹的旁邊睡了幾小時後，仍想著那張美麗的像。兩個相隔重洋的女人，一個飛越大海去救另一個，是可能的嗎？

「我，」她大聲地念著「蘇」字，她想地救了「我，蘇」她大聲地念著「蘇」字，她想：它真像一個日本人的名字。

(譯自Britannia And Fve vol.33.No5)

賣 女

早上八點鐘，陽光溶解在市立小學操場清鮮空氣裏。東一堆西一團，跳着鬧着踢球翻筋子的全是孩子，還有從大門外飛跑到課堂，丟下書包又跳着出來玩的。上課鈴響了，一陣子湧擁，一陣子拉桌椅板凳，一陣子咿咿呀呀誦讀過後，疎疎朗朗的教師聲音終於像冷水似的灌進了滿鍋沸水，院子裏才算算靜了下來。

這時，一個十一二歲大的女孩子，提著書包，滿頭大汗，奔到五年級教室門口，室內老師正在講國語，她向門裏呆望了一會，才輕輕躡腳走到她的小桌旁邊，剛要坐下，「李慶慶你又遲到了」這，她心裏祈求避免，而終於不能避免的老師聲音。她又擰直她的兩腿，一手拭着額上要流到臉上的汗，喘着氣，「老師，我……」你在路上玩？還是起來晚了？你這下天總是遲到，你在作什麼？我要訪問你媽媽了。老師接着又講起書來。李慶慶在同學注視的眼光下，羞怯地坐下翻開她的書本。「李慶慶，背第五課。」「李慶慶，」老師加重了聲音。她簡直沒有聽見老師在叫她，驚坐的陳勇推了她一下，她才像夢醒似的站起來，茫然地望着老師，陳勇急得小聲的說：「背第五課」，這時老師真生了氣，「李慶慶，過來站在黑板下面。」她服從地走到黑板下罰站。

下課了，學生又是一陣子蜂擁到院子裏去玩了，李慶慶還是木然的站着，陳勇是李慶慶的好朋友，拉了她坐到椅子上，「李慶慶，是你媽打你啦？」李慶慶沒有答話，忽然把頭伏

吳元俊

在桌上大哭起來。「什麼事？什麼事？」上課鈴又響了，王老師走到課堂了，急得陳勇一面拉，一面小聲的勸李慶慶，李慶慶哭聲是止住了，可是壓不住抽咽。

下午，上課鈴打了，五年級教室坐滿了學生，李慶慶坐位還是空着。同早上一樣，李慶慶滿頭大汗，紅着眼睛最後一個走進教室。

下課時，學生排隊走出校門，陳勇拉了李慶慶的手，「你早上哭些什麼？」李慶慶眼圈一紅，又流下淚，「告訴我，李慶慶，」弟弟病了，這時陳勇裏人來接過陳勇的書包，李慶慶急急匆匆揮脫手跑走了。

李慶慶回到家，站在門口喘了一陣氣輕輕地推開門，三歲的弟弟漲紅着高熱的臉，偎在媽媽懷裏，她蹣跚，慢慢走到床邊，剛要開口。媽媽向她搖搖頭，她輕輕放下書包，在小木凳子上坐下，木凳的腳已經鬆了，哦的響了一聲，弟弟驚着似的嗚嗚哭了。李慶慶抱歉的望着媽媽抱起弟弟，拍着走着，她又發起呆來。

爸爸回來了，弟弟這時也昏昏沉沉地睡着。媽媽放弟弟到床上，才站起來舒了口氣。「志光，借着薪水沒有？」爸爸垂着頭，像是怕看太太，「要月底才行，會計處說我們這些科員們支借得大多了，不好報賬，我去看看熟人們有沒有辦法……」不等說完，爸爸又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幾個空碗，幾隻竹筴零亂散放在桌上。慶慶呆望着靠在床邊的妈妈，媽媽忽然輕輕叫著慶慶，「你可願意去秦伯伯家，他們有吃的，你看弟弟的病，沒有錢吃藥你去秦伯伯家，媽媽爸爸還是會去看你的……」慶慶低着頭斷了線似的眼淚截住媽媽的話，等慶慶抬起頭，媽媽的衣襟也溼了一片。爸爸還是垂着頭推門進來，媽媽也默默地站起來，從鍋裏盛出三碗稀飯，爸爸端起碗，祇說了一個字「米……」便止住了。一餐晚飯就這樣吃完了。慶慶拿了碗到門外去洗，當她拿碗進來，只見爸爸臉上也掛了眼淚「我們枉自受了教育，不說實現理想，連飽暖都作不到，現在只好把親生骨肉送給別人……」慶慶像聽到一聲雷，她忘了手上的碗，她眼前浮起那個叫做秦伯伯的女人，鼓着眼睛，配上畫墨的濃眉，手上金光燦爛的鐲頭，波張嘴，牙齒也露在唇外。她猛地醒過來，連着溼淋淋的碗一齊擲到媽媽身上。「媽，我不去，我……」碗撞破，聲音與慶慶的哭聲，又驚醒了弟弟，爸爸急忙拍着弟弟，慶慶也止住了哭，一灘是這樣機，簡直是寬學啊！爸爸讓媽媽拍弟弟，便呆望着桌上的油燈。

第二天慶慶從學校回來，弟弟呼吸還是急促，却沉沉地睡着，桌上擺着一個小藥瓶，媽媽正在洗米，她放下書包，忽然覺得房子大了一些，那隻破竹箱現在孤另另地佔着牆角，家裏唯一的皮箱不見了。

弟弟的病吃了藥，却一直沒有退熱，慶慶昨晚又吃的粥，她知道爸爸媽媽又要提到秦伯伯了。她在學校已經得不到老師的好觀看，天罰站她沒有心思讀書，她怕，她怕真要去

秦伯伯家。

這是爸爸領到薪水第二個早上，媽媽忽然說：「慶慶你今天不要去上學。」媽媽爲什麼？」她吃了一驚，「爸爸領了薪水，我帶弟弟去看病，你在家洗好米，把鹽菜切出來，怕我回來晚了，趕不及弄飯。」

爸爸回來煮好了午飯，媽才推門進來，把弟弟放上床，「大夫怎麼說？」爸爸急急地問，「大夫第一句就說爲什麼不早去看？現在吃點藥退燒，他怕實實肺部不強，要照一次X光。看看師怎麼樣？」媽媽更陳奮了，「我告訴他，我們等薪水領下來，才能有錢看病呢！這個大夫真是好人。他也很能體貼我們作公務員的困難，他說我們這裏有社會服務部的，你眞的沒有錢，我可以介紹你去登記……」，「你登記沒有？」爸爸也高興起來，「我去了，他們答應給我幫忙，看病吃藥祇要我們出三分之一的錢，別的他們付了，明天就可以照X光透視。」「啊！」媽媽從懷裏掏出一張藥方，「這個藥要到藥房去買，醫院裏沒有，你去買罷！」爸爸接過藥方，媽媽又掏出一捲票子，「你交給我廿五萬薪水，這裏還有卅四萬，也許我們實實有救星了。」媽媽眼睛一紅，又忍住淚。

慶慶下午上學，陳勇聽見如讀書聲很起勁，「李慶慶你今天什麼快樂的事？」弟弟去看病了，不用花錢。」慶慶是眞正從心底歡喜起來。

第二天媽媽抱着弟弟看病回來，爸爸看見媽媽獨在一起的眉頭，「怎麼樣？」「大夫說實實有病他又說最好換地方住，要空氣好，要注意營養，你知道養肺病的那一套呀！窮人生活富貴病，怎麼辦？」「昨天藥就用了八萬。」媽媽又接着說，嘆了口長氣。

慶慶罰站的大數同爸爸借債的大數，成了正比例。他們那間小屋子桌上零亂放着藥瓶，魚肝油瓶，一個開過的奶粉罐，三四個白字母，像秦太太的暴牙，白森森的在對着慶慶，譏笑！媽媽整天蓬鬆着頭髮，守在兩頰泛紅，咳嗽喘氣的弟弟床邊，爸爸老是垂着頭。慶慶若不是長得矮，看她那一幅瘦長的臉，沉默得直是個成熟的大人！

又一次媽媽帶弟弟去看病回來，告訴爸爸，「大夫說最好住院，就是不能住一年半年，總也要養個一兩個月，錢還是祇出三分之一的。」「當盡實絕，又沒有地方再可以借錢，」爸爸衝口說出來，「算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忍不住落下淚來。

慶慶在學校裏也不同小朋友玩。下課休息，還是坐在課堂裏發呆，陳勇翻着一本書在看，「李慶慶，昨天我媽媽買的這本二十四孝給我，」說着就湊近李慶慶閱讀起來。

慶慶半夜醒來小便，聽到爸爸媽媽囁囁地說話，她困倦極了，上床便又睡着了。早上，他看見爸爸媽媽眼睛都腫泡泡的。弟弟小胸口一上一下，動得很急，她一聲沒有響，到院子裏去拿水，祇祇覺得爸爸媽媽老像釘在她身上。

從上海回來的李志光先生，口袋是鼓滿了，實實也送進醫院。實實的病確像是好了一點，可是李志光在他同事的眼裏，變得陰森森地沒有一個志光同意他說話了。

承了李太太說的那位好大夫的細心診治，實實的病好多了，退燒了，咳嗽也少了，他們接實實回了家。每次看見實實一個人寂寞的坐在護士的小木凳上，他們的心像壓着塊石頭，誰也說不出，誰也不願意提起這件痛心的事來！

「志光，慶慶不知道怎麼樣了？」這一天，李太太不知怎麼忍不住了，「我不是告訴過你，王家是秦太太的朋友，人家要孩子，總不會待差了的。」志光，要是在秦家，我們總可以常常看到她。」李太太無可如何的說着，李志光也是一肚子的悲憤，「秦家已經領了孩子，人家總比我們這一對忍心的人強些……」李志光雙手蒙緊了臉。

過年的時候秦太太來了一封回信，告訴他慶慶跟着王家去關外了。李太太夫婦雖然不相信是真的，却明白人家不要他們再關心慶慶了。他們不僅是難過傷心！

這正是暮春天氣，李家實實病又沉重了，李太太一天到晚爬在床邊，眼睜睜望着子煽動着的實實，「這回連實實女兒都沒有辦法了。」她絕望地哭起來。

當先生夫婦從城外義地，帶着流不完的眼淚，走向回家的路上，一個不知趣的晚報的孩子，拿了一份報湊上李先生的眼前，「米價突破十五萬元大關！」他眼前都黑了！

八年紀

第四章 到重慶 (續)

「什麼？」紹裘問

「一塊手帕，襖子剛掉下他就藏起了。」紹華答

「算了！算了！已經還了就算了。」夏英趕緊排解，紹裘也就不說什麼，把行李卸下便打發轎錢。

「添點嘛！拾兩個人呢。」偷手帕的轎夫顯着朝上的手掌。

「這也算一個人嗎？有幾斤重？」紹裘向他努了一眼，便去僱人力車。老轎夫見纏不住紹裘，便去纏夏英。夏英掏了幾個銅元給他。他兀自不滿足，儘要求添錢。拾紹華的那兩個看見有錢加，也聚過來要。夏英又掏了兩個給他們。這樣添了這個那個又要，袋裏本來就沒有幾個錢簡直不夠打發。幸虧紹裘雇好了車子，上了車總算脫圍。在車上紹裘不住埋怨夏英

「像這種看見東西就要偷的人，不扣他錢已經很客氣了。爲什麼還要添他的錢？……簡直沒有是非……」

夏英默然不則一聲，真覺得紹裘埋怨得很對，同時可也並不覺得自己錯。她一向過着優裕生活已經養成不和窮人計較的習慣。只要窮人向她伸手她自會本能地掏錢。也許心裏並不願意給，可是人家既求到面前怎好意思不給呢？於是便掏出幾文隨便施捨，這不過是一種習慣已成的舉動。什麼是非，她可弄不清楚。

這一條馬路不是向上斜便是向下斜，人力車的模式樣雖和外面的差不多可是輪胎却差多了，輪子上沒有打氣膠胎，只是在鐵輪的出口

裏嵌了一條橡皮條子，滾在不平的馬路上真受人受。車座也不講究靠背和坐墊都非常之硬。紹華姑嫂沒有坐慣，只管在車上輾轉挪移好容易纔拉到目的地，下車看時只見一排石砌厚牆一個門都沒有。也看不出房子在那裏。姑嫂都納着悶。楊菊牽的跟着紹裘走進一個缺口踏上下石階。抬頭向上望時，纔發現那堵厚牆原是個土台土台上面密密排排的都是些舊木頭房子參差不齊。爬上石階正對兩扇黑門稀稀的樣子。門外一邊一個四方石燈籠是十分乾淨光潔。門坎很高。過門坎是一間門洞。左右各掛着花布門簾門簾外面圍着木板牆，一溜放着許多煤爐子，柴炭，盆兒桶兒等什物看去很像個廚房。爐子旁拴着一個大肥花貓看見人來「咪咪」直叫。紹華見牠胖得有趣，順手撿了牠一下，忽然花布門簾一動從裏面鑽出一個藍黃面皮的女人把花貓抱起，對紹華釘了一眼，隨後看見紹裘却笑了起來。

「都來了呀？」她問。似乎她已知道紹華她們要來的事兒。

「都來了。」紹裘漫不經心的答覆便點了。一下頭，便領着隊向前走。出了門洞穿過天井，繞過廂房到了廂房後面的一道窄樓梯前面。紹裘便停下來讓搬東西的車夫先上樓又從夏英手裏接過小孩，跟在她們姑嫂後面一步一步的踏上樓去，口裏不住喊着「小心！小心！」樓梯只擱得下大半隻腳，夏英扶着扶手戰戰兢兢地試着腳步。紹華在後面拉着她的腰。好容易纔爬上樓。

樓上比樓下可亮多了。當着樓梯口便是一排長窗好像是在人家的屋簷上的一般。往外望去，只見一排屋瓦密密麻麻的堆在眼前

陸勉餘

轉過梯口便望見後面還有一間房子。一個新僱來的年青女僕從裏面迎了出來。幫着接行李抱小孩。裏間的光線也很好。窗裏放了一張舊書桌，和兩張不同樣式的舊椅子。屋中間放了兩張大小不一的木床。小床上鋪得很齊整。大床却是空的。女僕忙着打開行李，準備鋪床。紹裘這時已打發了車夫，看見便過來和夏英商量：

「你帶小孩睡大床，我睡小床。小妹和徐嫂睡在外間。小妹睡中間，徐嫂睡旁邊好麼？」

「話雖是對太太說的，眼睛可不住的向妹子射，他覺得委屈妹子和女僕同一間臥房。有惡不過意。」

「沒有地方了麼？」夏英獨着眉。

「沒有。」

「好不好，叫她和鄰居的傭人擠擠鋪呢？」

「這裏沒有用女傭人的。」紹裘沉思着。

「就讓她睡外間好哇。」紹華倒滿不在乎。商量算是商量定了。可是徐嫂却立着不動

「快去鋪床。」紹裘催促。

「太太！床上鋪啥子？」（註四：鋪什麼的意思。）徐嫂問。

夏英不懂她說什麼。還是紹華猜着了一點

「你想起個人舒服睡？我勸你算了！這份舖蓋是後方醫院送給我的，我要收回。你和嫂擠鋪吧！不然你就得想法子。」說着和徐嫂擠了舖蓋到外房去了。

「你們那些行李呢？」紹裘坐到夏英身邊

還存地問。夏英見問不由哭了起來，料想無法

再囑於是把自己繫飛機，在墳地生小孩，以至
 旅館中彈燃燒，行李一亂，她的事，約略告訴了
 一遍，紹裘聽了，倒並不急，只是連連歎息，
 了。總算運氣，你們都好，只是連連歎息，
 一半也在。紹裘再說吧！他說一半，紹裘夏英，
 正在講時，紹裘叫了進來。二哥你的傭人要
 被窩裏呢。
 分她一床好咧！紹裘不耐煩地道。
 不行我只有一條被，一條褥子。紹華
 反抗道。
 你把褥子給她。你要被頭。一半蓋，一
 半藥不就了麼。紹裘出窮主意。
 抽出往徐嫂床上一丟，紹華不答，蹙着眉走出去把褥子
 徐嫂睡光鋪麼？她幾咕着，慢騰騰的展開褥子，
 就睡光鋪麼？你不會一半蓋，一半藥的麼？紹華鼓
 着兩耳聽教她。
 徐嫂見不懂她說什麼，只光着眼望她房裏，
 夏英聽見低聲對紹裘道，
 你床不行的。褥子與得很，不過身子來的，
 紹裘還抽出點什麼來麼？
 你床太借看。說着就站起下樓去了，不忽一
 兒便聽見他登地上樓。紹華笑着對夏英道，
 有力氣。二哥準是借到被頭了。你聽他腳底下好
 果然紹裘一上樓便喚徐嫂去拿被，喜沖沖
 跑進裏房。
 大功告成了！我借到一條厚被頭給徐嫂
 褥子仍舊還小妹！我們去吃飯吧！從今天起
 我多包兩客牛飯。已經通知廚子了。他說
 「怎麼兩客牛？」紹華疑惑地問
 「徐嫂算半客。」紹裘答。
 「爲什麼？」紹華追着問。
 「爲她吃我們的剩菜，不算菜錢。」紹裘
 解釋。
 「哦！」紹華覺得答案很滿她意。
 「哦！光然大悟了！紹裘故意學她哦
 一聲，又故意把恍字念成光字逗她。
 討嫌！」紹華瞪了他一眼，自己却笑了
 (未完)

詞

蝶戀花

紫燕黃鸝相對舞，
 只送春歸不解留春住；
 試問春歸歸有路？
 平蕪綠到天地處。
 十五盈盈樓上女，
 慵理殘妝窺鏡遺私語，
 家在江南歸不去，
 此生恐作天邊絮！

虞美人

紗窗一陣薄薄雨，
 斷送韶光去；
 飛來胡蝶撲簾旌，
 塵裏佳人插鬢有殘英。
 春愁堆滿雲鬢上，
 付與紅兒唱，
 琵琶縱是舊時絃，
 可奈新聲哀怨異當年！

(四首)

寄鹿

浣溪沙

錦瑟淒涼有斷絃，
 明珠沉海玉生烟，
 莊周胡蝶兩茫然。
 百計難消孤客恨，
 一生空受美人憐，
 此情除是問蒼天？

醉思凡

無情有情，
 憐卿怨卿，
 尊前低按銀箏，
 寫清商數聲。
 燈殘夢醒，
 更深淚零，
 空餘幾疊雲屏，
 似江南去程。

生活綫上

陶 冰

人活著是爲了什麼？

當我們沒有結婚的時候，我們是各住在一座瑰麗理想的宮殿裏，幻想著紫羅蘭似的美麗人生。

終於，我們結婚了。爲我們美滿的婚姻而高興，有了滿意的伴侶，該可以走完艱難的長途，而達到理想的宮殿吧？兩個人走路，是不是比一個人走時，要更感到快樂而有力呢？

我們開始了蜜糖似的生活。

兩個人的收入，維持兩個人的生活，誰也不抽煙，誰也沒有賭錢，酗酒等不良嗜好。夏天，假在大樹下，池塘邊，讀一讀新小說；冬天，看一張好電影片，交兩三個最知己的朋友，交換一點知識。該是多麼適意的人生！我們有欲望，那欲望是寄托在那瑰麗的宮殿裏。我們覺得，我們正在向宮殿裏邁進！

誰不羨慕我們？「看哪！這是一對模範的夫妻呀！」一個朋友結婚的筵席上，那位新郎在致詞的時候，還特別向着來賓說：「我們決定，照着一對模範夫妻的榜樣生活下去。」這時，我們偷偷地交換了一眼，心裏明白，那模範的一對，正是指的我們。

爲什麼別的夫妻們，要吵架，要嗚氣呢？我們感覺這實在是太無聊，太不需要的事情，而且是極不可能的。我們誰都意識着：我們是永遠也不會吵架的。

「人活著到底是爲了什麼？」

「是享受人生，創造人生，在生活中邁進呀！」

我們已在生活中得到了解答。

這解答是正確的嗎？

我們誰也沒有反對，因爲我們正是這樣的生活着。

倒楣的是：肚子慢慢大了。景之同我商量着：「打掉它！否則要影響我們的工作同事業。」

「打掉它！」我害怕。會不會因爲墮胎而發生生命的危險呢？否則，生產。生產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一些有經驗的母親說：「那是疼，一陣陣的疼，因爲孩子要轉換胎位的緣故。頭先下地，那就是順產；難產，那才可怕呀！先出一隻手，一條腿，或一個屁股，那就要動手術了。」我不知怎樣會運想到醫生的鉗子，皮手套，和從母腹中夾碎了的死嬰孩。打胎、難產、疼痛……我不敢想了，我害怕，我顫慄……

「我們還年青，事業與工作要緊呀！家裏又沒有人可以幫忙應付孩子……」站在理智方面，景之還是這樣主張。

一包奎寧，從他的手中遞到我的手中了。我咬緊了牙，用戰抖的手，接過景之遞過來的開水，腦海里浮起了一片的感想：「墮胎，民族的罪人，殺死了這個沒有見面的孩子，自己的生命，危險！生命！危險……」然而，奎寧却隨着水吞下去了。

我像煞有介事的，緊張的等待着：肚子疼，小產，與那危險的，最危險的生命交關的一刻。

一小時過去了……

兩小時過去了……

三小時過去了……

一天，……

兩天，……

「怎麼還沒有動靜呢？」

「恐怕是吃少了吧！你上次祇吃了兩顆，這一次吃四顆看看。」

景之這樣說。

他數好了藥，同時又遞過來一杯溫熱適度的開水。

我猶豫的望着他。

「吃了吧！否則要影響我們的前途呢。你想，在辦公的時候，怎

麼能帶着孩子呀！」

「我們不可以請個奶媽嗎？或者是交給別人餵。」

「別人替我們帶孩子，有幾個帶得好的呀！張秀貞的孩子，不是給別人帶長了一身瘡死的嗎？小魏的孩子，給別人把腿也摔斷了，成了殘廢。」

張秀貞和小魏都是我們的同事。

「……我沒有做聲。」

「這樣吧！等生下來以後再說。景之看見我遲疑的神情，他放下了開水同奎甯。她又微笑着：「我知道你害怕，不打了。」

「……我仍然沒有答覆。」

「本來，爲什麼我們不能有一個孩子呢？工作呀！像這種社會，有了孩子的婦女是不受歡迎的。即使妳還能繼續工作的話，孩子又叫誰照顧呢？若是妳在家照顧孩子，僅靠我的薪水，怎能過日子呀？」景之有些憤怒似的叫起來。我知道，他這是絕望的發洩，一種無力的吶喊。

我憤懣的沉默着，抑制住那急欲奔出的眼淚，咽下一口湧到喉頭的辛酸唾液。

他沒有理會我的感情，繼續握着拳頭，向着我——實際是向着社會說：「妳難道不知道嗎？我們的機關就要撤裁了，馬上，我們都要變成失業者，那時候，我們能夠向誰去乞求工作呢？」

我撤，失業，以及那犧牲了一切還抓不住的「工作」，威脅着我。我不聲不響的拿起擱在桌上的藥。

「冰！實在是我不對不起妳，我不能給妳一個好的生活。」

「不要說這話，我想還是打掉好，我們還年青，將來一定可以有許多孩子的。而且，我也不慣爲了孩子，整天的待在家裏。」我引用着他的話說。

我勇敢地拿起那已經涼了的開水，一口氣把藥吞下了。

「唉……」他長長的嘆了口氣。

「這就是善良與本份人們的報酬。」我引用他日常最喜歡說的一

句話。

我沒有那些敏感的恐怖與戰慄了。但是奎甯吞下去，還是沒有任何效驗。

第二天，我又自動地吞了十粒，耳裏有些隆隆的聲音，聽覺也有些模糊了。突然心裏一陣翻湧，「哇」的一聲，將藥同開水一併都吐了出來。

墜胎的辦法，我已沒法嘗試了。後來，我雖然幾次的要吃奎甯，都被景之阻住了。因爲腹部已更形膨大了，再要吃藥，無異是將生命擲着賭注了。

等待吧！等待那行將來臨的命運。

時間是多麼的長啊！經過了呼喊，疼痛，與哭泣以後，我順利地做了母親了。我曾經發誓：永遠不忘記那生產時，疼痛與苦難的剎那。然而當小寶實抱到我面前的時候，當景之深情的注視着那個小臉的當兒，我的感覺是何等歡欣輕快啊！我彷彿感到：這就是人活着的意義。

在別人的眼中，這是一個多麼遲鈍的小東西！眼光是木然的，身體包纏得像個粽子。然而，我們卻愛它勝過自己的生命。尤其是景之，一會兒怕孩子着了涼，一會兒又怕它受了熱，又怕尿把孩子浸壞了，不是換襪子，就是換尿片，忙得一下也不能休息。否則就是坐在床邊，讚美着孩子的鼻子，眼睛、嘴巴、耳朵、手、腳，甚至於身體的每一個地方。那些，在我們看來，都是出奇，與眾不同的，甚至於用看相的話說：是貴相。這些讚美詞，永遠是那些同樣的話語，也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然而在說的時候，也永遠是那麼新鮮，有趣，與快樂。

不可避免的命運終於來到了，機關解散。

事前，我們曾有過無數次的商量與計算，爲了還筆續散費的用途，做一件大衣，兩件夏季衣服，買兩石米，五百斤木炭，或者是乾脆到景之告別了十五年的家鄉去玩一趟。然而，當錢拿下來以後，我們卻觀望起來。

回家鄉是不成了，因為孩子太小，不能受旅途的風霜。買油鹽柴米吧！那不是將錢分散了嗎？我們總得有點積蓄，以備不時之需，我想去買一點金飾。但是，當我還沒有得到景之同意的時候，景之反先來告訴我了：隔壁的王木匠，向我借兩百萬元，他要去買一批木料，我已經答應他了。他說一個月就還得我們，並願意給我們十六萬塊錢的利錢。」

「兩百萬元！」我呆住了，那是我們的全部財產呀！

他一面從枕頭底下，搜出了鈔票說：「我現在就送給他去。」

「喂！不行，這錢不能借給他。」我有力的攔住。

「我已經答應了，怎麼能說話不算話呢？」景之固執的說。

「這個錢，我有用處的呀！無論如何不能借。」我心裏愈着急，說話也顧不了修飾，以致語氣也更堅強起來。

「來，王老板，你拿去，這錢是我借給你的。」他雙手將鈔票遞向門外說。不知什麼時候，王老板已站在門外了，他是跟着景之來的。

我一下急得將錢搶了過來，鈔票散滿了一地，王老板沒趣的走了。

景之的臉因生氣而漲紅了，他衝着我說：「結婚以來，我們沒有吵過架，今天是怎樣也不能忍耐了，難道我就不能作主嗎？王老板是一個老實人，他借去了不會不還的，況且他還答應給我們利錢。」

「利錢！當心連本錢也沒有了，沒有借錢給別人連字據也不要的，銀行裏也有個憑據。你就那樣雙手的遞給別人？」

我們的話語愈吵距離愈遠了，孩子在床上哭了起來，然而，我却負着氣跑到了一個女朋友家裏。

景之跟蹤找來了，他懊悔得什麼似的，請我原諒他剛才的舉動，並答應不把錢借給別人。而且懊惱的說：「我們從來不吵架的，想不到第一次吵架，卻是爲了錢。」

這是我們兩人都引爲恥辱的地方，爲什麼要爲了「錢」而鬥口角的紀錄呢？我也有些懊悔起來。

「好吧！還是把錢借給他。」我也妥協了。

於是，我們的全部財產，就無條件地轉入了王老板的腰中。

我的工作，仍然是在虛無飄渺裏，放取了一個私立中學教員的位置，因爲不能帶孩子去，倉促間又雇不到奶媽，也沒有錢僱奶媽，而忍痛的犧牲了。

一個月過去了，王老板沒有來還錢。

景之相信他，沒有去追問。

我因爲焦灼與營養不良，乳汁漸漸稀少了。

我常會忍不住的埋怨景之：若不是他一定要把錢借出去，我們決不致於這樣困難。每天用同樣的廉價的小菜，嚙着那混滿了砂泥與種子的八寶飯。咀嚼之聲，隨時都可以聽到。但，事後，我們又會互相的原諒着：這都是生活啊！要是我們能過得好一點的話，兩百萬元又算得什麼呢？有錢的人，在舞場玩一夜，一揮就是幾百萬。我們也未免太將錢看得認真了。

於是，我們又會因這個「錢」的問題，而感覺自己的可恥，終於，又把這事擱置下去。

突然，在一天夜裏，王老板全家都失蹤了。第二天，他的門上，換了另外一個封條。

我們驚奇的去查詢這件事情，原來是王老板的另一些債主，將他攔走了，而佔領了他的房屋。

「怎麼樣？他跑了」說不出來是怎樣的懊喪，我幾乎要因了受騙而哭泣起來。

「他媽的，我非把他抓到不可。」景之恨恨的說。

幾天後，他把那個畏怯的，襤褸衣服的王老板帶來了。到了我們家裏，他就雙膝跪在地下，頭如搗蒜聲淚俱下的說：「我借的債太多了，他們把我的木料拿去抵了債，房子是另外幾個債主佔去的……」

「你爲什麼要跑？爲什麼要借這多錢？」景之怒吼着。但顯然，他的音調是含有同情的軟弱聲。「我是爲了生活呀！指望做一點像其

出來可以賣錢，結果付利錢都不够，你們行行好，救救我吧！」他仍然涕淚滿面的說。

「可是，我們並沒有拿你一個利錢呀！」景之在反問他。

「我對不起你們，你們是好人，我今生還不起你們的錢，來世變豬變狗也要還的。」王老板那紅絲絲的眼睛，被淚水浸得更模糊了。

「好吧，好吧，你起來，這算怎麼一回事呢？」景之的臉驚呆了似的，一把拉起跪在地下的王老板。

王老板牽起了衣袖，嗚嗚地，更傷心的哭了起來。

「你去吧！好好地做點小生意，千萬別再借債了，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別人。」景之又豪爽的揮着手說，那情形恰像借錢給他時一樣。

王老板感恩不盡的走了。

王老板走了，我們却空虛起來。面對着的是窮困、失業與紊亂。

我同情王老板，但是生活怎樣辦呢？吃了無數天的鹹菜，因為沒有乳汁，奶頭都給小孩咬疼了。妻子裏僅剩兩天的米。明知埋怨是沒有用的，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爲了景之的失業而嘔吐着，咀咒着。要是不抱怨的話，心裏一定要悶得慌，我清楚的感覺着：我的脾氣是一天天的變壞了。想到我們失業所得的報酬——這散費是這樣白白的送掉時，心裏怎能不懊惱啊！

誰不因生活而苦惱煩悶呢？景之的性情也是一天天的變得暴躁，芝麻大一點小事，他也不會不情不理的向我吼叫起來。這種時候我也常常的讓着他，而更多的時候，却是他讓着我。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免不了吵架，現在我們已數不清究竟吵過多少次了，甚至於一天之內，角角的次數，也是無法計算的。

我懂得了，一對掙扎在生活線上的夫妻，爲什麼要吵架。「爲什麼不吵架呢？」當心裏積鬱的苦悶要發洩的時候，當許多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做下來的時候，怎能禁得住不喊起來呢？

不但是工作成問題，連吃飯也成了問題，人活着是爲了什麼呀？理想，別在做夢了，不能生活怎麼能想呀？

孩子的積蓄，祇好以稀飯來代替了。

謝謝天，在鬧奶後的不久，景之有了工作。

不管這是不是理想的職務，生活至少有了一點辦法。

吵架的次數，逐漸的減少了，我們又開始計劃怎樣的生活：日間，我在家照顧孩子，燒飯。當他下班以後，我們抱着孩子，逛逛商場，溜溜馬路，星期天，乘公共汽車到郊外去玩一趟。我們是一對極知道滿足的伴侶，只要有飯吃，我們就要分出一份同情心，給一些比我們更可憐的人。

這時候，我們又把理想從被遺棄中，零碎的拾了起來。然而，已經有一半是落在孩子的身上了。

惡作劇又接着來了。不幸的，我又懷了孕。

我們一致的認爲：掙扎在生活線上的人，懷孕是一件不幸的事。

誰叫我有這末壯健的一個身體呢？吃藥也打不下胎來。景之也沒有生過病，然而他的面孔却是怎樣的蒼黃啊！

突然，在一天夜裏，景之生了急病，家裏是連進醫院看病的車錢

都沒有。他是那樣的難受，痛苦的在床上扭着，呻吟着，而且哭着說出了彌留時的遺囑：「好好地照顧着孩子，長大了讓他學醫吧！不爲良相爲良醫。叫同事們來看我。」

他的聲音是那樣輕弱，臉色灰白得怕人，嘴唇也變成了白色，奇怪地是：他只有數小時的病，怎麼一下便瘦削得像一個骷髏，兩眼可怕地，無神的深陷着。

我沒有辦法了，祇有眼看着他痛苦裏掙扎，深更半夜叫我向何處去告貸呀！又能向誰去告貸呢？我祇有偷偷地抹着眼淚。他究竟是生的什麼病？霍亂？腦膜炎？盲腸炎？一切可想像的危險症狀，我都恐怖地想過了：都不像，但又都有一點像。

祈求上帝是沒有用的，但我仍熱忍不住要習慣地向天默禱着：救救我吧！救救一個沒有辦法的孕婦！和景之一樣，在黑夜裏，在不同的痛苦裏煎熬着！

人活着是爲了什麼呀？女人活着更是爲了什麼呀？

難道是叫我們爲了吃飯，養孩子而帶起痛苦的十字架嗎？理想的十字架，我怎樣才能捉換呀？

女店員的悒鬱

藍年

爲了生活，我開始做着我所不願做的工作，這是我做了一個沒有薪給的賬房先生。

我的總收入裏，提出一成，再讓掌廚的，跑堂的，打雜的，領班及賬房先生們平均分配，顧客們該可以知道爲什麼要小費加一的理由了吧！

有些慷慨的顧客，在加一以外，還另給小費，這是一種他們感動的還牙加上「外小」兩個字，因爲那完全是堂官的福利，是他們勞動的運牙

我的四個姊妹還是那樣小，母親已衰老得不成樣子，並且常常生病嗎？她們都要靠我來生活。小一個沒有父親，沒有親戚，我只有懷着滿腔悲憤，做這種不稱心的職務了。

然而，我是非常努力去盡我自己的職務的。爲了使我自己表現得更勤奮些，我穿起了破舊而褪了色的藍布旗袍，將我的幾件鮮豔而整潔的衣服，深深地藏在衣箱裏了。

然而，我不能再朝夕撫摸，雖然我如此尊重自己，可是我還不過是位女店員一邊，一個像老奴似的，管賬先生，受不到社會人們的重視！

也不給我任何食品了，因爲店中已預備有稀飯，不過這一頓飯必須在上午十點半鐘以後，才能開到桌上來。

一鍋，煮成雜菜，夥計們一定會高喊着：「饞將先生的飲食，備有，好菜到做。那對那美味肉餡，我永遠也不敢領教，因爲我老是神經也

天來的時候，又會一故都落有了，因爲他是一個有着最好興趣的賭徒。他們在永遠不能將他們逮捕，甚至有時警察也會變成他們的對友，和

那家伙輸光了，他壓了，又在和我們一塊兒賭錢。一夜賭到天亮，賭情。他不要賭錢，但押了，我還要來翻錢，我本也知我賭錢，那好

告的力量。我一個自己知道莊重的人，是永遠不會遇到不幸與墜落的。我不接受同一個道理。雖然在顧客的心目中，我僅僅是一個不遠足輕重的女店員

爲了生活，我還是環顧着這最大脫離，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個生搬硬套的女人，是祇宜於看這環顧着這最大脫離，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個生搬硬套的

活躍的正大女同學 (通訊)

邵斯

中正大學，或許有些人不大熟悉，因為他是抗戰期間新辦大學之一，而且又是在江西，該省人士為了紀念元首，所以以元首之名名之，初辦的校址是在泰和，那是抗戰期間江西的神聖中樞，一戰時贛省的省會。卅四年春，敵人流竄贛江流域，正大也就開始流浪了，她會轉遷於偏僻的山城——甯都，那兒的同胞還是過着前一世紀的生活；商業衰凋的，是保持着幾天一集的中古時代的交易，婦女是梳着髮髻，早婚與童貞的到處普通存在着所以對於這一羣新從外地而來的青年男女——正大學生，感到非常的駭異與新奇。

勝利後，因為甯都的環境，太不適宜，所以於前年十一月間即遷到南昌，在不久的將來它將又要遷到廬山，那兒才是它永久的歸宿！由女同學勵進社為正大女同學唯一的自治組織，該社除與一般學社注重聯絡感情砥礪學行外更側重女同學之福利與歸還的推進，自然這兒所謂的「歸還」非僅指正大的女同學而言，實包有整團之意，她們同時時常說：爲了歸還的前途，更爲了婦女本身的解放與幸福，今天每一個知識婦女都有推動歸還的義務，歸還的前途並不是單建築在幾個婦女工作者的身上，它是建築在每一個婦女的身上，我們是婦女，而且足知知識婦女，我們就得負起我們的責任，因之它內部的組織；除常務理事，綜理一切事務，再分設，總務、文書、學術、衛生、福利、康樂各股外更有婦工股以專推進歸還。

總務與文書二股，大都是許多的零星工作，爲了節省篇幅故而從略。

學術方面：曾舉辦過週末學術講座，邀請該校教授演講，並組有活動圖書館，利用同學私人所藏圖書報章雜誌，而給同學以借閱之便利，以解決今日圖書缺乏與書價高昂，不能配合同學購買力而滿足同學之求知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好辦法。筆者願將其辦法簡單寫在下面，以供同週者之參攷，實際上是很簡單的，即由學術股請全體社員就自己私人所藏圖書向該股登記，然後該股將所登記之書名編目公佈，同學如需某書，即可向學術股借閱，學術股出其借閱向藏書人借取轉交借閱人，這樣使圖書的借閱，不限於熟悉的同學，解決了圖書荒的問題，增加了圖書的價值。前兩個月辦理的結果，借出冊數的數字並不低。此外向出版發行彙報以提高同學寫作興趣與養成發表能力，並籌借南昌青年報出版「婦女與兒童」雙週刊，後因故而致流產了。

衛生股與福利股有些工作往往是合併辦理的，關於環境的衛生，廁所廚房的清潔，這些都是衛生股重大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推行，除同學參加工作外，同時還需包括工友在內，爲了工作的便利，運用的靈活，校方把女生宿舍的工友僱用福利及工作分配權完全交給女同學勵進社，這樣使工作方面方便不少，福利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膳食的辦理，膳食本來是一件忙煩的工作，於福利股下，組有膳食委員會因爲工作人員之努力，女同學方面的膳食在該校中是價廉而物美的，當爲男同學們所稱羨。環境的佈置，設備用具的增添均由福利股請總務處辦理。

康樂股：她們經常組織歌詠隊每星期一、五的黃昏是練習的時間，有時也利用這個時間，開一個音樂晚會，或者是唱片音樂會，雖然有時也請該校的音樂先生出席指導，但大多數的時間，總是同學互爲老師互爲學生的。這裏面的分子可以說完全是愛好音樂者，所以有音樂水準很高的同學，同時也有音樂水準很低的同學，只要你有興趣都可以加入。平劇也是一種藝術，這兒的同學，並不如一般極端派的眼光一樣，認爲那不是一種藝術，不足以陶冶性情，不足以娛人心性，所以在禮拜三的黃昏是平劇的練習，這次該校「杏社」平劇的公演女同學的參加，不能不歸功之於該社的提倡。此外各種，球隊的組織如排球籃球隊，並曾與南昌各女子中學作友誼賽。

婦工股：它的工作可以說是各股工作的匯合，工作的推進是較其他各股困難的，同時又限於經費有些事無法舉辦，如婦女班之設備等現所做者僅利用三八節假日下午發動留校女同學作附近鄉村婦女調查，調查結果雖尚精確統計但已得到數以百計的資料，(一)結婚年齡大都在十五——十八歲之間，(二)教育程度；文盲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三)弱，中學生可之總數佔百分之左右，(四)家庭中男女之比大都爲女子佔百分之左右以上雖非精確統計但其值得我們的重視，並不因之減少，這不獨爲歸還者應該注意，並且爲社會問題的研究者，應該重視。該校自發生學潮以後，各社團工作大都停頓，該社目前似亦趨冬眠狀態，筆者祝該社恢復過去榮光，爲充實自己，訓練自己而努力，更爲歸還前途而努力！

五月八日寄于南昌。

信箱

問婦女進修會的組織

曼瑰先生：

在貴刊二卷一期拜讀大作「婦女進修會組織芻議」一文，真是人生的警鐘，啓示了我的反省和自覺。我自己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可是自從離開了學校，就從來沒有努力向學，漸漸和學問隔絕。固然是因爲工作太忙，家務瑣瑣所致，但是主要的原因却是因惰性的關係。既沒有人督促，又不像在學校時的環境，所以讀書的習慣便消失了。如果這樣下去，實在是自甘落伍，不能不急起直追、重新振奮，因此我很想加入進修會，克服我求知的惰性，發掘知識的園地，養成好學的習慣。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去參加？更不知道這種社會應該怎麼組織起來？是不是需要先到貴刊去登記？組織了以後，是否隸屬到一個總會，以便指揮與聯絡？先生，請你告訴我！幫助我達成這個願望吧！迫切地期待著！敬祝

忠實的讀者吳飛霞上

五月廿八日

于杭照

飛霞先生：

大札收讀，知道你對於進修會感到興趣，我很高興，也很佩服，關於進修會的組織，本刊二卷一期及二期都刊登過婦女進修會組織法草案。我們正在鼓吹各地婦女進行組織。我們提倡這種集會的本意，純爲培養婦女好學的風氣，建立婦女學問基礎，其他別無用意，斷以不主張太嚴密的組織，以避免操縱利用之弊。但我們却希望各地婦女應聲而起，三數同志組合起來，成立一個讀書會也好，什麼研究會也好，完全是自由自動的，互相切磋，研究學問請求增加知識，不必向一個甚麼地方去登記，也不必受任機關的指揮。不過各地同樣的組合若能互相關聯，那是很好的。本刊極願作這個聯絡的中心，替各地進修會社刊登消息，通訊，和各種問題的討論。我們還可以替各地姊妹文化服務。目前準備辦到的有下列數種：

(一)介紹書刊 在本刊二卷五期及六期將刊登各種可讀的書目。若是某些地方買不着某種書籍，可以函請本刊設法代購。

(二)供應資料 本刊正在與有關婦女團體商議出版一種小型刊

物，裏面有新書介紹。文牘。時事。讀書指導等項。各地進修會成立後可通知本刊。當即酌量奉寄參攷。

(三)補助經費 這並不是說本刊有現成的經費補助各地方的進修會。但有一個方法可以間接補助，那便是代本刊推銷。本刊推銷辦法，凡進修會代爲推銷，一律奉酬三成。比如說，本刊現定每年定費四萬元。若是一個進修會能替我們找到一位定戶便有一萬二千元的佣金作爲該會購買圖書之用，若能我到十個定戶便有十二萬元的佣金。至若定戶不容易找，能每月代爲售賣，我們也可以每月將刊物寄上，也照七折的辦法。

這是我們在開始的時候準備做的二三事。以候我們逐漸增加。多出刊物多出叢書，各地進修會一樣可以由代售書刊得經費的補助。我很希望你自已能做一個發起人，召集幾位志同道合的婦女成立一個進修會。成立以後，你們若需要我們幫忙，請隨時通知。我們最少能把我們所有的出版品奉贈，同時盡力設法替你們向別的雜誌社請求贈閱。或廉價定閱，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你們的進修會便有消息報告全國女同胞。當覆并候

李曼瑰覆 六、十、南京

讀者來鴻

婦女文化主編先生

拜讀貴刊，感到內面的知識很豐富，給予我許多新的啓示，在這裏我實在深深的感謝姐們的熱忱關愛，以及教育弱小的妹妹們的高尚精神。

以後在可能情況下我會不斷的來訂閱這種滋露的。目今我們女界在社會上家庭裏，確希望有一番大大的改變和刷新，我是千百個婦女中的一個弱小者，心目中無限的希望。希望 各位姐姐能够領導我們，教育我們。

職業婦女十六問已讀好付上。未識測驗後有個怎樣的方法來實行其答案 匆此敬祝

忠實讀者 歐陽艾靜 六月四日

春常在 五幕劇

沈蔚德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卅五年五月上海初版

春常在是一齣五幕劇，著者的用意是在表現一個理想的烏爾邦，由主人翁方樹仁所編的「春常在」歌詞，可以描畫出來那理想的輪廓，劇中人物，無論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看起來你多少覺得都是戲中人，不是你我當中的人物，因為那些人距離現實彷彿是遠了一點，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從教育的立場看來，這劇本是很有意義的。

劇中主角方樹仁是一位鄉鎮小學教員，年紀有四十多歲，他是北大教育系畢業的，他所愛的女子——白若玉——和他的好朋友——張人傑——結婚了，他們結婚不久生了一個女孩，這女孩才七八個月時候，她父親因為愛國運動，被捕入獄，她母親為了去營救丈夫，把那拜拜給方樹仁撫育，方樹仁愛這個孩子如同親女，給取名方皓，後來人傑被害死了，若玉被捕後又逃出天際，樹仁怕他們的仇人要害這小女兒，便帶了若玉和她的陳媽到南方鄉村中來教書，方皓一直長到十二歲，並不知道她的親生父母，她聰明美麗，自幼受了方老師的薰陶，也是以愛人濟物為懷。方老師不但把愛白若玉的心來愛這孩子，他並且把他的愛昇華擴大來愛世人，他是具着同基督耶穌一樣的為世人背十字架受罪的犧牲精神，他走到那裏，便為那裏的窮苦人謀福利，因此他成了窮苦大眾的朋友，也成了欺壓窮苦階級的土豪劣紳的對頭。

全劇以方老師父女為主幹，當中穿插着不自由的大家小姐夏宛容和舊家公子石少卿的戀愛故事，以及紳士階級的代表夏希希，和個窮苦的趙老二等利益衝突的情形，全劇人物共有二十多位，除了方老師和方皓，是主要的理想聖人和仙子之外，劇中最用力描寫的是那小豪夏希希，但他也是個理想的聖人，因為他的為非作歹，是由於他小時候受了社會冷酷的待遇，所以他對社會要殘酷的報復，終於他受了方老師的感動而覺悟了，這正是方老師人格感化的空功，也是這一個劇本圓滿的收場。

作者沈蔚德女士，曾編過不少劇本，她的「民族女傑」一劇曾獲教育部抗戰戲劇第一名獎金。她在國立劇專畢業，畢業後一直留校當講師，她的丈夫陳瘦竹先生也是劇專的教授，她有四個兒女，但她還繼續研究，繼續寫作，這種精神，也像她的劇本一樣，值得介紹。

(文婉)

達耶克

(上接第十七頁)

官司的勝利者。常常潛水時岸上聚滿了觀衆，一如文明人看運動會，勝利者出水後給大眾狂歡高舉，失敗者幾奄奄一息，但還要這樣掩飾一句：「今天本來不會輸的，總怪安株（水鬼），水裏捉弄我啊！」也可見他們的思想的簡單。

達耶克生性勇猛好鬥，他們在森林裏與野獸搏鬥時，真有泰山一般的勇猛。他們普通出去總帶着一把刀，別小看這把刀，砍樹的牠是砍人頭的亦是牠。如果要遠行，總要帶標槍，他們都是施放標槍，能手，五百步之內，百發百中，另外還有一種最利害的武器吹筒，但不是每一個達耶克都會使用的，吹筒看上去不過是一根五六尺長，指頭來粗的中空銅管，但管中藏有毒品，經達耶克抽準了一吹，那麼林中走獸，立刻倒斃，樹上小鳥，也會翻身落地。但製毒的祕法，他們無論如何不肯告訴族外的人有。

數十年前當社會秩序混亂時常有達耶克大屠殺華僑的事情發生。但近來這類不幸的流血事件已經罕見了。這固然是英國人統治上的一大政績，但主要的還賴華僑能以友善的心與達耶克和善相處。在還一次太平洋戰爭期間，北婆羅洲淪陷在敵人鐵蹄下幾近四載，華僑的環境可說算艱難極了，生命財產一無保障，而達耶克，雖說是野蠻的，可卻沒有乘火打劫，反在盟軍反攻時，他們內應盟軍，大殺日本人頭。幾年來日人也假仁假義的處優容他們，然而本能使他們憎恨日人。物資的缺乏，竟使他們活必需的鹽也沒有了，他們簡單的頭腦這樣想，日人本人一來大家生活痛苦，可見日人是最可惡的！因此他們不惜犧牲的內應盟軍，統計在盟軍反攻北婆羅洲時死在盟軍炸彈及槍砲之下的日人還沒有死在達耶克刀下的多。當盟軍快勝利時，怕給達耶克砍已經成了北婆羅洲日本人暴過的大恐懼了，一個日本軍官曾經誇大而又傷感的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想到日本人打天下，打得連地球震動了，還得到南洋來送給。達耶克殺人頭！」是的達耶克殺人頭！他們將砍下來的日本人頭顱，帶回家去懸掛在牆壁上，作為們家中最高榮耀的壁飾了。

美國雜誌春秋

本刊資料室

美國出版之盛，可以說爲世界冠，每每一書出版，印行數百萬份，不備書籍如此，雜誌也是一樣，好的能暢銷的雜誌，也是一出數百萬份；尤其戰後的美國雜誌市場，真是五花八門，當你走進西書店時，不免覺得有置身「山陰道上」，有目不暇接，不知何從之感；這裏我們來回顧一下過去三十五年來美國雜誌的變遷史；藉此作我們選擇閱讀美國雜誌的介紹，到也不無意義：

一九一〇年以後，美國雜誌界曾發生一次較大的危機，一向經常出版的刊物突然停刊，其中停刊最多的是那些內幕新聞的月刊，這些雜誌都擁有巨大銷路，內容全在暴露商業，政治，教會以及社交生活的內情，至於發表正派文章的新雜誌，有「大家看」(Everybody's)「麥克羅斯」(McLuvis)「四海爲家」(Gomphitan)「漢普敦斯」(Humphon's)，銷數全在五十萬左右，「美國人」(Americans)，係由專寫內幕性文字記者所支持，銷數三十萬份。兩年以後，它們編輯方針都改變了，「美國人」支持美國在墨西哥的油權，「漢普敦斯」與「成功」(Success)「人生」(Human Life)等都先後停刊。

大型的文學月刊，當時也變的變，停的停，以後「哈卜斯」，「世紀」(Century)，以及老而窮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等包辦，爲了讀者的口味，爲時頗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若干著名雜誌曾告夭折，「哈禮斯週刊」於一九一六首先停辦後來歸併於獨立，(Independent)，而獨立又歸併於「展望」(Outlook)，終於一九三三停刊，「青年之侶」(Youth's Companion)一度成爲青年與成人的必讀物，後來由於經營不善，於一九二九年完全失敗。

一九一〇年以後五年之間，並無多少大型刊物問世，新增的甚成

百種小雜誌，它們抓到大批新讀者，並常能發掘出一些新進作家，發表一些爲老刊物所不及的作品。

當老刊物失去了讀者時，新刊物也就陸續產生，下面簡單的介紹一些我們所能常常看到的刊物內容和它的特點：

「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一九二二年出版，它完全不登廣告，開辦時也很慘淡，專門摘載各美國出版物已刊的文章，近來它的銷場場最大，據說一九四五年每期印數達一千一百萬份。(其中包括以別種文字刊印的一百六十萬份)

「時代」(Time)：一九二三年出版，牠的新聞報導可以說是最富於特色了，短小精悍，面面俱到。

「紐約客」(New Yorker)：一九二五出版，內容有漫畫和有諷的現實報道，著名人物的側影等，它富於諷刺和諷刺。

「老爺」(Esquire)：刊載關於運動，國際事件，及有趣人物的描寫文章，和名家創作，輕鬆的漫畫等。

「幸福」(Fortune)：創刊於一九三〇年，注重工商業，多繪畫精美的圖表。

「生活」(Life)：出版於一九三六年，它是美國最成功的一種大型畫刊，內容大都是時事和新人物照片。

「卡洛奈脫」(Cronet)：它的式樣內容和「讀者文摘」相似，範圍包括頗廣；有人生修養，新智識，小說和笑話等。

「週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這刊物的畫圖和文章都是很豐富的，內容注重現地報告和小說等，但它的態度是相當保守的。

「柯里爾」(Cullers)：內容和「週六晚郵報」差不多，但態度比較開明。

「自由」(Liberty)：內容有偵探小說和其他著作，它主要的

科學與民主

大公報五月十一日
星期論文 周太玄著

民主何以必需科學，科學對於實現真正的民主究將何所貢獻？而我們的民主運動何以尤切要科學？我們以為其理由有下列三點：

第一，合乎理想的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健全而合理的身上。集體的國民，是由許多因素綜合而成。自有其體質，遺傳歷史背景自然條件與文化因素等的各種特點。因此，無論其好的壞的任何表現，都自有其所從出的原因，要確知這些原因而有效的調整其動向，必須求助於科學。由科學素養和知道運用科學精神與方法的人來決定，因為要他們才能高瞻遠矚的確見及未來一切演變。這種要靠最高的智慧和合理的方法才能完成的任務，惟有所謂的科學；而非只將直觀以及教條主義等所能為功。如果非要對於上述的各種因素加以改進，那更是除了科學以外，都不過是暗中摸索。我們都已知道，一種事業，要它效率良好，機構健全，必需要實施科學管理，難道更複雜而更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建設，倒反用不著科學？所以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和科學技術在一個要從事的民主建設的國家民族，是必需徹上徹下，使其成為普遍而深入的，要這樣然後才能陶養成一個有科學素養的民族。然後，理想的民主制度才有實現的可能。

第二，自來都以為真而定的民主制度，祇然在小國寡民的環境中方能實現。何以一個國家地廣人眾，更不宜於民主呢？豈不是因地廣則區域遼闊，遂生地域性的分歧，人眾則血統複雜，習俗各異，使人民的生活不能達到共同的較高的水準，使實力也無開來盡他們作為民主公民的職責。這些都足以削弱民主的精神，而讓反民主的勢力得以乘隙增長。然而這一切却都是可以用科學技術來解決的。利用科學以縮小空間的距離，可以解地區遼闊的困難。因了生產技術的科學化，可以使大眾的生活水準提高，即不啻培養其民主意識與民主能力。而文化出版印刷條件的精進，更足以使人民大眾的意識，能迅速的廣泛的得到溝通與表達。這是民主精神的基本條件。

第三，合乎理想的民主制度，必需建築在正確的目標與遠大的理想

想上面。如果對於人類社會以及世界的未來無真知灼見，以為遠大計劃的基礎，則短視的民主制度，將隨時停頓在不平衡不穩定的狀態中。我們需要民主，乃因民主能為我們帶來合理的生活，而何者是我們最合理的生活則惟科學可以給我們以解答？世界如有產生真正的民主的地方，那一定是科學與民主能在那裏為最大的合作。（張摘）

無線電發明人馬可尼

四月廿五日
中央日報

由於無線電收音機的發明，我們真是可以「閉門能知天下事」了。但飲水思源，我們應該感謝無線電的發明人，馬可尼先生。因為今日的無線電收音機就是由無線電報和無線電話等變化而來的。

馬可尼於一八七四年生於義大利，他的母親原是富家的女兒，所以自幼經濟環境優裕，沒有受過其他發明家所受的窘迫，他的父親逝世很早，母親對他的教育非常認真。

他自幼好學深思，對自然科學興趣尤濃，十五歲入蒲羅那大學得名師李奇的教授，即集中注意力於電學。適巧赫茲博士做了個有名的實驗，證明電磁波的存在，他因而借及利用電磁波，不必靠電綫而能在海洋，在大陸遠隔千里都可以自由電訊，因此就開始了他孜孜不倦的試驗。

最初他用一個洋鐵箱和一根竹竿在他家院子中做橫過院子通訊的試驗，人皆譏為傻子，然他置若罔聞。他的母親極力鼓勵他作試驗，而使他終於實驗成功二哩的通訊。并把結果作成報告送給英國郵電部總工程師柏利斯。

柏利斯對他的發明很看重，歡迎他到美國去。於是他就到柏利斯的愛護與協助之下，完成了他偉大的實驗。

一八九九年是世界通訊界值得紀念的一年，是年馬可尼應法國政府的要求，完成了橫越多維爾海峽的通訊實驗。之後他又不斷地努力，冒着艱危作進一步的實驗。當他的遠隔重洋無線電通報的夢想實現時，他還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張摘）

羅斯福的遺產

芥子

股票、地產、房屋、書、郵票……總值不到二百萬

富蘭克林·羅斯福當了十二年多的美國大總統，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一定以為他是一位大富翁，其實依照美國財富的標準計算他只屬於小康階級，財產的總值有一百九十四萬零九百九十九元，其中半數是繼承他母親的遺產。這些財產可以使他過頗舒適但並不豪華的生活。

在股票方面，他的投資包括了五十家公司的股票，像電氣製造業，銀行，信託事業，鐵路，化學業，煉油和烟草業，以及零售店和食品業都有他的投資，一九三七年設立一個信託公司，當他逝世的時候，該公司的財產總值有八萬三千多元。他的現金存款和銀行儲蓄共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三元。

置地產是羅斯福總統的主要興趣，他在海德公園邊有一百七十英畝土地，那兒有他消磨閒暇的私邸。這一處土地共有九百五十二畝農田，其中一百四十四畝是園林，此外在加拿大的紐布魯克斯維克的康波貝羅島和喬治亞的溫泉全有他的地產，紐約州以外的財產，共值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一元。

他捐獻給公家的遺產實在不少，在喬治亞溫泉的產業併交溫泉基金會了；美國政府可以獲稅價值十一萬零五百二十萬元的遺產，其中包括海德公園的房子，總統的圖書館和他個人所有物——依照遺囑，他個人所有的珠寶，圖片，瓷器銀器和傢俱等，在經過他的妻子兒女選擇以後，一併轉贈美國政府。據估計，家屬選出的財物價值大約七千八百二十五元，留給政府的值二萬四千八百〇四元，這些財物由政府陳列在他昔日的宅子裏或者圖書館中。

羅斯福真是一位細心的人傑，他很關心自己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在他遺囑裏詳細的訂有如何處理個人財產和紀念品的辦法，又附着墓碑設計的圖樣，海德公園裏也保有羅斯福執政時代的各種文件。

羅斯福總統的地產需要以其他投資事業來支持，因為專靠海德公園的耕地的產物和菓樹的收入，是不是足夠的，他常常愛以鄉紳姿態自居，比方在投票舉票的時候，他登記的職業是農人。

羅斯福在世時年俸七萬五千元，可是決不會從這筆數目裏積蓄餘資，他還要用私人財產貼補津貼的不足。

集郵是羅斯福總統的小嗜好，而且他是一位終身集郵家，在暇時以研究郵票為樂，只要有名貴罕見的郵票出現時，他總要設法買到手。據說他收藏的郵票，總值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元，今年年初在紐約拍賣的時候，居然賣到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元之多。

他又是一位藏書家，從他死後對倫敦書商的一筆債務可以看出，那是三百六十八元，也不算小數目了。

羅斯福總統怎樣把遺產分給家人呢？根據遺囑，羅斯福夫人擁有全部財產收入，用信託方式保存資金，由羅斯福長子詹姆斯及總統的兩位友人負責管理。

若是總統夫人去世了怎麼辦呢？那就把財產總數的一半均分給他們的四子一女；詹士姆，伊利奧特，佛蘭克林二世，約翰和安娜。其餘一半仍保存，將來再分給羅斯福總統的孫輩或以後的子弟。

羅斯福的遺產所得稅頗為可觀，遺產管理人曾經付出六千四百三十五元的聯邦所得稅，二千五百三十七元的紐約州所得稅。至於遺產本身相負的紐約州的稅款，共有四萬八千元。

從這張清清楚楚的帳單上，看得出他是一位埋頭於政治事業，忽略於治家產的偉人；生活樸實，不奢侈，而且自己舉出本錢維持生活，貪污的官兒們看了作何感想？

(摘自美國新聞)

謎語四則

(謎底見40頁)

(一) 春雨綿綿妻獨宿 (打一宇)

陽易去難歸 (打一宇)

(三) 這位先生本姓丁，身穿重袍喜兩行，偶遇子路侃侃談，一見仲尼默無聲 (打一用具)

(四) 看則有節，摩則無節，兩頭凍，中間熱。 (打一用具)

科學新發明

全

有藥可醫愚

美國最近發明一種的有機化合物，屬於氨基酸族，叫做格溜他達酸，是從蛋白質分解來的，如果把此物放在食物中，供給頑頭不靈的兒童服食，在很短時間裏就可以使癡兒好轉，增進智慧，那末，未來的世界就不致於再有傻瓜了。

花生可製旗袍料

多才多智的美國科學家，發明用花生製造纖維的方法，不過現還在試驗階段，不久就可以大量生產，他們從花生中提取纖維，用在解提取法，煉出乳黃色滑軟的纖維，像羊毛般的能吸收水份，在熱水裏也不收縮，並且極堅固。相信不久在美國女郎的身上就能看見這新穎衣料的出現。

自動噴油髮梳。隨身攜帶爐灶

素以發明種種古怪器具著名於世之美國，近又有五種新玩物於專利局中登記，此五玩物即

(一) 遊藝場中之娛樂車，遊客如乘此車，即恍如置身於滾球戰中之滾球內。

(二) 不致發燙之痰盂，能使地毯不致髒髒。

(三) 袖珍髮梳，使用時梳即噴出髮油。

(四) 可常隨身攜帶之樹，以貯放嬰孩之奶瓶奶頭等，該樹亦可作為露餐用之爐灶。

(五) 無帶之乳罩，該罩係以可塑膠製成之杯狀物，使胸部隆起

蘇聯發明第爾爾式(柴油)火車頭

蘇聯的哈爾科夫運輸機器製造廠造了蘇聯第一輛在軌軌上行駛的第爾爾式火車頭，牠的效率比蒸汽火車頭的效率大四倍到五倍，也就是可以減少燃料的消耗四倍到五倍。而且牠能在荒漠地區行駛，既使行二千公里也不停下來添水的燃料，至於蒸汽火車頭每行二三百公里就要添煤了。這輛新火車頭有一個具有一千匹馬力能率的發動機和一個d C式的發電機，牠裝備了六具牽引摩托。該工廠正在繼續生產第爾爾式火車頭。

廣西原子能礦產初步結果已發表

中央地質調查所，對於原子能原料之調查與研究十分注意，茲就在廣西工作之初步結果，略為奉告於后：

(一) 廣西鍾山縣之鈾礦，經中央地質調查所於去年與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合作勘探後，茲復經該所人員於研究室內確認原生鈾礦一種，以前發現之次生鈾礦均係由此說△而來，其學術上及可能之經濟的價值自較前所承認者為大，但仍待野外及室內之詳細查勘，以確定其經濟價值。

(二) 除上述一地外，該所人員又於廣西八步錫礦之砂尾中，發現含鈾之獨居石礦 Monazite，且發現其中含有鈾質，查該種含有鈾質之鈾礦，本地礦工名為「黃煙」，錫礦「精砂」中常含量甚多，尤以資源委會屬之平桂錫礦等二處特富，惜以前不知其為何物，均予廢棄，經此發現，甚盼即加利用，因不僅鈾已久為工業所用，且鈾鈷均為原子能之原料也。

謎底

(一)「一」字

(三)釘鞋

(二)「那」字

(四)日歷

婦女消息

△美羅斯福夫人於六月五日在洛杉磯發表演說略謂：「聯合國若無蘇聯參加，則即不能存在，例如國際聯盟前因美國未參加，以致壽命不長。姑不問吾人與其他國家意見紛歧，吾人仍須堅苦忍耐，與之共同生活。」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於六月八日下午四時在該校大禮堂舉行已故美籍教授華翠女士逝世六週年紀念，到來賓及該校校友等三百餘人，首由主席吳貽芳博士致開會詞，報告華翠教授辦學精神及廿六年首都淪陷後華翠女士留京救護南京難胞婦孺之情形，旋由來賓杭立武次長等致詞，對華女士仁慈博愛，捨己為羣之精神均追懷不已。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之結果，蔣主席及夫人被選為美人所愛慕之五十八人中之二位，除蔣夫人外，當選且名列前面之女性，尚有羅斯福夫人，女修士肯尼（按：肯為漢籍護士小姐，以其對小兒麻痺症之研究工作聞名），作家魯斯夫人等。

△香港提倡女權運動籌備會以目前港府缺乏法庭陪審人員，乃倡議以全港婦女名譽致函輔政司轉達港督，請求批准婦女能獲取陪審員資格。此外又鑒於港府行將組織，港九婦女應即起來爭取社會上服務的地位，故爭取市政局選舉權亦此次婦女大會目的之一。

△甘地主辦之「哈理真」即賤民會，表示希望階級女子充任。

△新運婦女地位委員會
國出席聯合國
女地位委員會
默君、劉衛

文化消息

△國際新聞記者大會三日在捷克開幕，到各國代表一百餘人，據捷克記者公會會長文希氏稱，「此次大會之主要目的，在討論如何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云。

△國際筆會六月三日在瑞士蘇黎世開會。

△據六月八日大公報載：美作家溫士登：邱吉爾已於三月二十二日逝世，享年七十五歲，共有著作十二種，總銷數計四百萬冊，最後一部著作為一九四一年出版之「未測過的路。」

△商務印書館近受聯合國委託為其一切出版物之中國總經售，現已開始辦理經售事宜。

△芝加哥大學教授艾里最近為一九四七年版大英百科全書撰一文，直接指出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在最近研究之下，不能成立。艾氏認為動物（包括人數）從事於合作，比較從事反社會的舉動，來得更自然。動物的生活事實上受制於一條規律——就是「合作或死亡」。

△匈牙利物理學家戈麥克近發明五彩無線電傳真。

△國際人權大會於六月十六日通過提案：廢除出版自由之全部限制，惟對毀壞名譽，誹謗誣盜，法西斯宣傳，損毀民主，鼓吹種族仇恨，及歪曲事實，發表虛偽意見以毒害國際關係者，均應予以取締。

△據南京市警察廳戶口室精確統計：南京五月份人口計一百五十九萬七千一百一十一人，而文盲有三十餘萬，佔全數三分之一弱。

△二屆自費留學生出國護照，教育部已奉行政院令准予開放，每張照（國幣一萬二千元折合美金一元）結實外匯。
學聯合招生，刻經教育部行政會議提出討論，決定各區聯
自七月十五日開始，至八月十日截止。

徵

- 一、凡屬論評，驗，及調查，女動態，各作介紹，文藝創作譯述，均所歡迎。
-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請於左「筆或兩面書寫，并請於正文內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來稿最好在五千字以內，長篇著作，請作者自分段落。
- 四、如係譯稿，請附原文，或詳示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略歷，出版日期及地點。
- 五、投稿者請註明本人真實姓名，略歷，及通訊地址。掲載時著名，由作者自定。
- 六、來稿如有插圖，請用墨筆繪畫，俾便製版。
- 七、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八、來稿刊發與否，概不退還，惟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費者，得予退還。
- 九、來稿經採登後奉酬每千字五千元至一萬五千元之稿費。
- 十、本刊於出版時發現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十一、來稿經本刊掲載後：其著作權仍歸著譯者所有，但集印單行本時，本月刊社有優先出版權，而本社選刊專集時，亦得自由採入
- 十二、來稿請掛號寄：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五一九號
 經中平社 政局認為第一新聞紙類領有執照第一二二四號

女文化

民國三十六年
六月三十日出版

第二卷 第四期

編輯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發行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南京碑亭巷石婆婆巷慕慈里五號

印刷者 中國日報印刷廠

南京七家灣二十六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訂價		廣告價目	
半年五冊	二萬元	封底封底	五十萬元
全年十冊	四萬元	刊內插頁	廿五萬元
零售	四千元	封底裏	卅五萬元
			廿五萬元
			十五萬元
			十五萬元